

道德真經註疏

經名：道德真經註疏。原題顧歡，疑係宋人所作。八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，附錄：敦煌S. 4430 號殘抄本。

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一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道可道#1

註：謂經衍政教之道也。

非常道；

註：非自然長生之道。常道者當以無為養神，無事安民，含光藏暉，滅迹匿端，不可稱道也。○疏：道以虛通為義，常以湛寂得名。所謂無極大道，衆生正性也。而言可道者，即是名言，謂可稱之法也。雖復稱可道，宜隨機愜當，而有聲有說，非真常凝寂之道也。常道者，不可以名言辯，不可以思慮知，妙絕希夷，理窮恍惚。故知言象之表，方契凝常真寂之道。可道可說者，非常道也。

名可名，

註：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。

非常名。

註：非自然常在之名也。常名者，當如嬰兒之未言，鷄子之未分，明珠在蚌中，美玉處石間，內雖昭昭，外如頑愚也。○疏：名者教也，前言可道，盛明於理，今言可名，次顯於教，真理既絕於言象，至教亦超於聲說。理既常道不可道，教亦可名非常名。欲明理教教理，不一不異也。然至道深玄，不可涯量，非無非有，不斷不常，而義有抑揚，教存漸頓，所以立常以破可，故言可道非常道。至論造極，處無可無不可。故《玉京經》云：無可無不可，思與希微通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註：無名者，謂道也。道無形故不可名。始者道吐氣布化，出於虛無，為天地本始也。○王曰：道雖無名，要能吐氣布化，出於虛無，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。○疏：始，本也。虛無至道，陶甄萬物，二儀三景，何莫由斯。故指此無名，為物之本，無名足可言說，明矣。•

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註：有名謂天地，天地有形位，有陰陽，有柔剛，是其名也。萬物母者，天地含氣，生萬物，長大成熟，如母之養子也。○疏：母有名迹也。重玄之道，本自無名，從本降迹，稱謂斯起。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，寄有名詮無名者，方欲子育衆生，令其歸本，慈悲鞠養，有同母義。○顧曰：有名謂陰陽，無名謂常道，常道無體，故曰無名。陰陽有分，故曰有名。始者取其無先，母者取其有功。無先則本不可尋，有功則其理可說，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

，長大成熟，如母之養子，故謂之母。

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

註：妙，要也。言人常能無欲，則可以觀大道之要。要謂一也，一出布化，名道贊叔，明是非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守虛無也。○疏：妙，精微也。觀，照察也。其，己也。言人常能無欲無為，至虛至靜者，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，遠鑒至理之精微也。

常有欲，以觀其激。

註：激，歸也。常有欲之人，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。○御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。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若常守清靜，解心釋神，反照正性，則觀乎妙本矣。○疏：言人不能無為恬淡，觀妙守真，妄起貪求，肆情染滯者，適見世境之有，未體即有之空，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，唯睹死生之歸趣。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，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。○張曰：上達之人，取舍情夷，清虛無欲，神情照察，得道之微妙也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

註：兩者謂有欲無欲也。同出者，同出人之心也。異名者，所名各異也。無欲者長存，有欲者亡身。○疏：夫所觀之境唯一，能觀之智有殊，二觀既其不同，繳妙所以名異。

同謂之玄。

註：玄者，天也。言有欲之人，與無欲之人，同受氣於天也。○疏：玄者深遠之義，亦是不滯之名，有無二心，原乎一道，同出異名。異名一道，謂之深遠。深遠之玄，理歸無滯。既不滯有，又不滯無，二俱不滯，故謂之玄。

玄之又玄，

註：天中復有天也。言稟氣有厚薄，得中和滋液，則生賢聖，得錯亂濁厚，則生貪淫也。○疏：有欲之人，唯滯於有，無欲之士，又滯於無，故說一玄以遣雙執。又恐行者滯於此玄，今說又玄，更祛後病。既而非但不滯於滯，亦乃不滯於不滯，此則遣之又遣，故曰玄之又玄。○顧曰：雖同稟氣於天，蓋人有高卑，氣有清濁，天彌高彌清，地逾卑逾濁。人稟得清氣者，則為賢智，稟得濁氣者，則為凡愚。賢智無欲，觀見其妙。凡愚有欲，觀見其繳，自然有此。

衆妙之門。

註：能知天中復有天，稟氣有厚薄，人能除情去欲，守於中和，是謂知道之門也。○疏：門，法門也。前以一中之玄，遣二偏之雙執，二偏之病既除，一中之藥還遣，唯藥與病一時俱消，此乃妙極精微，窮理盡性，豈唯群聖之戶牖，抑亦衆妙之法門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

註：自揚己美，使彰顯也。

斯惡已；

註：有危亡也。○疏：天下者，世間之總名也，美，悅愛也。《上元經》云：諸天之下，諸地之上，其中人物，名曰世間。言一切蒼生，莫不耽滯諸塵，妄起美惡，違其心者，遂起憎嫌，名之為惡。順其意者，必生愛染，名之為美。不知諸法即有即空，美惡既空，何憎何愛。故《莊子》云：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。又云：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。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也。以斯而驗，豈有美惡哉。故知世間執美為美者，此即惡矣。○顧曰：一切衆生，皆知耽美前境，五欲聲色等諸塵為美，美之不息，必以身為患，斯惡已。

皆知善之為善，

註：有功名也。

斯不善已。

註：人所爭也。○疏：凡鄙之流，迷於真理，非但耽淫聲色，抑亦貪著名譽，求名喪身，利己害物，不知名善舉體虛妄，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。《莊子》云：為善無近名，又云其所矜惜，無非名善，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，唯當忘善惡而居中，方會無為之致也。○羅曰：人之受形，皆智愛形而食名，其所食惜，無非名善。此善無善，不免諸苦，名雖稱遂，何益於己。

有無相生，

註：見有而為無也。○疏：有無二名，相因而立，推窮理性，即體而空，既知有無相生，足明萬法無實。○王曰：嗜欲為有心，清虛為無心。

難易相成，

註：見難而為易也。○疏：空心慧觀，無易無難，分別執情，有難有易，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。○王曰：抑性為難，從情則易，抑易從難則善，舍難從易則凶，凶悖外顯，故曰相成。

長短相形，

註：見短而為長也。○疏：以長形長則無長，以短比短則無短。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。○王曰：自是為長，非物為短，他亦自是而非彼。

高下相傾，

註：見高而為下。○疏：傾，奪也。夫有高即有下，無下即無高，何者？夫以尺比寸，尺即為高，以丈比尺，尺即為下。向者之高，今之成下，故知高下竟無定相，更相傾奪，所以皆空也。

音聲相和，

註：上唱下必和也。○疏：夫宮商絲竹，相和而成，推求性相，即體皆空，以况萬有，虛假亦然。

先後相隨。

註：上行下必隨。○疏：夫以今望昔，所以有今，以昔望今，所以名昔，而今自非今，何能有昔，昔自非昔，豈有今哉。既其無昔無今，何先何後，是知有先有後者，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。○王曰：終始相逐，不相遠離，如積善餘慶，積惡餘殃，善惡行於前，吉凶追其後。

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，

註：以道治也。節解曰：謂自然也。○疏：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，亦言聖者正也，能自正己，兼能正他，故名為聖。即此聖人慈悲救物，持無為之妙法，治有欲之蒼生。所治近，指上文能治，屬在於下，仍前以發，故云是以聖人治，又言聖人寂而動，動而寂，寂而動，無為而能涉事。動而寂，處世不廢無為，斯乃無為即為，為即無為，豈有市朝山谷之殊，拱默當塗之隔耶，故云處無為之事也。

行不言之教；

註：以身帥導之。○疏：妙體真源，絕於言象，雖復處寂而施化無方，豈唯真不乖應，抑亦語不妨默，既出處語默，其致一焉。端拱寂然，而言滿天下，豈日杜口而稱不言哉，故《莊子》云：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，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。

萬物作焉，

註：各自動作。

而不辭。

註：不辭謝而逆止也。○疏：萬物者一切群生也。作，感動也。始，先也。聖人無心有感，斯應譬彼明鏡，方茲虛谷，感而後應，不為物先，故《莊子》云：常和而不唱也。

生而不有，

註：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。

為而不恃，

註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也。○疏：恃，恰賴也。大聖虛懷，逗機利物，自他平等，物我兼忘，雖有大功，終不恃賴，忘其功也。

功成弗居。

註：功成事就，退避不居其位。○疏：覆載萬物，功格天地，照燭蒼生，光逾日月，而推功於物，不處其德也。

夫唯不居，

註：夫唯功成，不居其位也。

是以不去。

註：福德常在，不去其身。此言不行、不可隨、不言、不可知，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，君開一源，下生百端，•百端之變，無不動亂也。○疏：夫者語端，唯之言獨，夫能造化天地，亭毒含靈，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，其唯聖人乎。只為能志其功，而至功彌遠，聖德斯在，是以不去。

不尚賢，

註：賢謂世俗之賢，辯口明文，離道行權，去質為文也。不尚者，不貴之以祿，不尊之以官。○御曰：尚賢則有迹，徇迹則爭興。

使民不爭；

註：不爭功名，返自然也。○疏：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，直是人行撝謙，先物後己，不自貴上而賤人也。而言不爭者，若人人自貴而賤物，則浮競互彰，各各退己而先人，則爭忿自息，故不爭也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，

註：言人君不御珍好寶，黃金棄於山，珠玉捐於淵。

使民不為盜；

註：上化清淨，下無貴人。○節解曰：謂邪氣不來，盜賊不入，行一握固，則邪氣去也。○疏：難得之貨，謂趙珠荆璧等物也。若使普天貴寶，則盜賊斯生，率土賤珍，則濫竊不起，故言不盜。

不見可欲，

註：放鄭聲，遠佞人。○節解曰：謂無為也。

使心不亂。

註：不邪淫也。○節解曰：常存一也。○疏：可欲者，即世間色聲等事，可貪求染愛之物也，而官不見

者，非塗耳謂以避地，妙體塵境虛幻，竟無可欲之法，推窮根塵，不合故也。既無可欲之境，故恣耳目之見聞，心恒虛寂，故言不亂也。故《西昇經》云：譬如鏡中影，可見不可取，又云：欲視亦無所見，欲聽亦無所聞，前不爭盜是別，今不見可欲是總，遣三業及一切法也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。

是以聖人治，

註：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治身也

虛其心，實其腹，

註：除嗜欲，去煩亂。懷道抱一，守五神也。○御曰：心不為可欲所亂，則虛矣。○節解曰：虛其心，無邪思也。實其腹，閉氣養精也。○郭曰：其

惡改盡，諸善自生，懷道抱一，淳和內足，實其腹也。○疏：既外無可欲之境，內無能欲之心，心境兩忘，枚即心無心也。前既境幻，後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，而實有靈照，乃言妙體虛寂，而赴感無差，而德充於內，故言實其腹也。

弱其志，

註：和柔謙讓，不處權強也。○御曰：心虛則志自弱也。○疏化既內懷實智，而外弘接物，處俗同塵，柔弱退已也。

強其骨。

註：愛精重氣，滿骨堅也。○御曰：腹實則自然骨強也。○顧曰：骨以含精，精散則骨弱，保精愛氣，則其骨自強。○床化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，而內恒寂泊，欲明動不傷寂，應不離真，故言強其骨也。

常使心無知無欲。

註：反樸守淳也。○御曰：無爭尚之知，絕貪求之欲也。○疏：知音分別之名，欲者貪求之目，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，令倒置之徒，息分別之心，俗貪求之欲也。

使知者不敢為。

註：思慮深，不輕言。

為無為，

註：不造作，動循也方。

則無不治

註：德化淳，百姓安。○疏：前既舍欲得無欲，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，以無為道，而言不敢為者，即遣無欲也。恐執此不為，故繼以不敢也。治，正也，行人但能先遣有欲，後遣無欲者，此則雙遣二邊，妙體一道，物我齊觀，境智兩忘，以斯為治，理無不正也。

道沖而用之，

註：沖，中也。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。一家云：道以沖和為用，故言沖也。○飾解曰：沖者一也，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。

或不盈。

註：或，常也。道常謙虛不盈滿，也。○飾解曰：謂守然也。○疏：言聖人施化，為用多端，切當之言，莫先中道，故云道沖而用之。此則以中為用也，而言官或不盈者，向一中之道，破二偏之孰，二偏既除，一中還遣。今恐執教之人，住於中一，自為滿盈，言不盈者，即是遣中之義。

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註：道淵深不可知也，似為萬物之宗祖也。○疏：淵，止水也。以況聖人言，止水能鑒於人，聖智能照萬法，故大匠取則於止水，衆生宗極於聖人，而

言似者，明無宗而宗，宗不定宗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，又云：止水為澄為淵，宗則大宗師之義。

挫其銳，

註：挫，止也。銳，進也。人欲銳情，進取功名，當挫止之，法道不自見也。

解其忿。

註：忿，結恨也。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。○節解曰：謂無患怒也。○疏：既重玄行足，自利道員，為物宗師，故此下明利他也。體知物境虛幻，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。而言解忿者，忿，噴怒也，解，釋散也。夫忿慧生乎違順，違順起乎妄心，聖人達違順之兩空，體妄心之非有，故能誘導蒼生，令歸真實，釋散其懷而無瞋癡也。

和其光，

註：言雖有獨見之明，當如閤昧，不當以燿亂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聖人為道常和神光也。○疏：光，智照也，言聖人智慧光明，與日月而齊照，而韜光晦達，共凡智相和，聖德潛被，不耀於物，故下文云光而不耀。

同其塵。

註：當與衆庶同垢塵，不當自別殊也。○疏：塵則色聲等六塵也，猶如世間塵土，能點穢淨物，聲色等法，能污清行，故名為塵也。而言同者，夫聖人降世，晦迹應凡，既韜彼智光，亦混茲塵穢，聲色無別，眼耳固同，處染不染，所以為異也。

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崇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矣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。（缺註）

專氣致柔，

註：專精閉氣，使不散亂，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。

能如嬰兒乎？

註：能如嬰兒，內無思慮，外無政事，則精神不去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抱行元氣不勞也。大道流布，若嬰兒也。○御曰：能如嬰兒者，無所分別也。專精

，沖和之氣所致。○張曰：以為專精，一也。氣，氣息也。致，得也。柔，和也。嬰兒，絕知見也。夫氣東而生，氣散而死，人當專精愛氣，得柔和之道，然後能內息分別，外絕知道，身不見身，其身亦滅，心不知心，其心亦寂，故曰能如嬰兒。○疏：專，精也。氣，道氣也。政，得也。柔，和也。只為專精道氣，致得柔和之理，故如嬰兒之無欲也。

滌除玄覽，

註：當洗其心，使清潔也。心居玄冥之處，覽知萬事，故謂之玄覽。

能無疵乎？

註：不淫邪也。○疏：滌，洗也。除，遣也。覽，察也。疵，病也。滌蕩六府，除遣五情，使神氣虛玄，故能覽察妙理，內外清夷，而無疵病也。然後身無所為，心無所取，不為有生，不為無滅，以此而用，豈有疵病。此明自利也。

愛民治國，

註：治身者愛氣則神全，治國者愛民則國安。

能無為乎？

註：治身者，呼吸精氣，無令耳聞。治國者，布德施惠，無令下知也。○疏：前既自利道員，此下應須接物，接物之行，莫先治國愛民。知，分別智也。慈悲覆養是曰愛民，布政行化名為治國。夫治國者須是淳樸，教以無為，杜彼奸邪，塞茲分別，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，結繩之政可追。下文云以治國國之賊，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。

明白四達，

註：言道明白如日月，四達滿於天下，八極之外，故曰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彰布於十方，煥煥煌煌也。

能無知乎？

註：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。○節解曰：四達為知八方也，閉心杜念，萬世常存，子能行之，通於上皇。○疏：明以能照得名，白以潔素受稱。四者四方，達者無礙，言聖人空慧明白，妙達玄理，智無不照，境無不通，故略舉四方，足明八極。且寂而能應，所以四達，應不乖寂，恒自無為也。○蔡曰：識身命財為四達，無知謂心無分別也。

天門開闔，

註：天門，謂北極紫微宮。開闔，謂終始五際也。治身，天門謂鼻孔，開謂喘息也，闔謂呼吸也。○王曰：天有北極之星，在紫微之內宮，內有五德之帝迭王，故門有開闔。闔則為否，開則為泰，故春則青帝門開，餘門皆闔，三時皆然。終始五際，謂五德廢興，交代之時，時有開闔，代有否泰。聖人處之

，常能守雌靜，則不為終始傾動。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，開謂喘息，闔謂呼吸。修生行人，氣息出入，無令耳聞，常能雌靜，自得無為之道也。

能為雌乎？

註：治身當如雌牝，安靜柔弱。治國應變，和而不唱也。○疏：河上公本作天地。夫天地開闔，謂劫運成壞也。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，不為三災所及，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，故《莊子》云：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，而不熱也。

生之畜之，

註：道生萬物，而畜養之。

生而不有，

註：道生萬物，無所取有。○郭曰：氤氳合化，庶物從生，顯仁藏用，即有為迹，功不歸己，故曰不有。○疏：言聖人自利道員，利他德滿，故能生化群品，畜養含靈，故下文云：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雖復陶鑄萬物，亭毒三才，妙體真空，故無蒼生之可化。

為而不恃，

註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。○疏：只為無蒼生之可化，故施為利物，亦無恩造之可恃也。

長而不宰，

註：道長養萬物，大不宰割，以為器用。○疏：宰，主也。聖人長養群生，實為化主，而忘功喪我，故云不宰。○顧曰：道則長而不宰，聖則宰而不割，成就一切，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，故云不宰。

是謂玄德。

註：言道德玄冥，不可得見，欲使人心如道也。○張曰：玄，深遠也。德，上德也，嘆此忘功聖人，冥於造化，可謂深遠上德也。玄德亦天也，為而不恃，合天之德也。○疏：玄言深遠，德乃上德也，嘆此忘功聖人，冥於造化，可謂深玄上德也。

三十幅共一轂，

註：古者車三十幅，法月之數也。共一轂者，轂中有孔，故眾輻共奏之。治身者，當除情去欲，使五藏空虛，神乃歸之。治國者，寡能總眾，弱以扶強也。○嚴、顧等曰：古有作車象月之數，月有三十日，車有三十幅。夫月之懸天，流行不息，車之輾地，亦運載無停。是故古車以象月也。共一轂者，既三十日共一月，亦三十幅共一轂，欲明諸教雖多，同歸一理。一理雖少，能總諸教。治國，論者眾必宗寡，弱以扶強，故以一轂之寡，總諸輻之眾。○疏：《周禮·考工記》云：三十輻象三十日，以成一月也。當其無者，箱轂內空也

，故能運載蒼生也。又車假名諸緣，和合而成，此車細拆推尋，遍體虛幻，況一切諸法，亦復如是也。

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

註：無謂空虛，轂中空虛，輪得轉行，輿中空虛，人得載其上。

涎壇以為器，

註：涎，和也。壇，土也。和土以為

食飲之器也。

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

註：器中空虛，故得有所盛受。○節解曰：謂古人為土器不燒鍊，得水則敗，為不成器也。子欲為道，不入室依時鍊形者，則為俗人，必死也。○疏：《考工》云：涎，和也。填，粘也。和水土燒以成器，器中空無，故得盛受。況聖人心空，故能容物。○張曰：土有器性，和之以為器，人有道性，修之以成道。

鑿戶牖以為室，

註：謂作屋室也。

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註：言戶牖空虛，人得以出入。觀視室中空虛，人得以居處，是其用也。○疏：穿鑿戶牖，以為室屋，室中空無，故得居處。況聖人心空，故能容物。穿鑿戶牖，通人往來，況根竅虛通，故能用而無滯。車等三物，其義相類，所以重出者，車則動而不靜，室則靜而不動，器則亦動亦靜，有此三異，故重出之。

故有之以為利，

註：物利於形，器中有物，室中有人，恐其屋破壞。腹中有神，畏其形消亡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有道也。

無之以為用。

註：言虛空者，可用盛受於物也，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。道者空虛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聖人守一行自然，無所用也。○疏：無賴有以為利，有藉無以為用，二法相假，故成車等也。言聖人又須有資空，以空導有，有無資導，心不偏溺，故成聖人之利用也。○顧曰：利，益也。轂中有軸，器中有食，室中有人，身中有神，皆為物致益，故曰有之以為利也。然則神之利身，無中之有，有亦不可見，故歸乎無物。神為存生之利，虛為政神之用，明道非有非無，無能致用，有能利物，利物在有，致用在無。無謂清虛，有謂神明，而俗學未達，皆師老君全無為之道。道若全無，於物何益，今明道之為利，利在用形，無之為用，以虛容物故也。

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一竟

#1本句原缺，據通行本補。

#2神：原作紳，當作神，據道藏本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改。

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二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五色令人目盲，

註：貪淫好色，則傷精失明，不能視無色之色。○節解曰：非謂人之目盲，欲自有所見，但見玄黃之色，神明出入乘朱玉之筆，五色光耀，子則不見，是故目盲也。○疏：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。言人不能內照真源，而外逐塵境，雖見異空之色，乃曰非盲。不睹即色之空，與盲何別。

五音令人耳聾，

註：好聽五音，則和氣去心，不能聽無聲之聲也。○節解曰：非謂人之耳聾，欲自有所聞，但聞鐘鼓之音，不聞神明之聲，故曰耳聾也。○疏：五音者，宮商角徵羽也。心耽絲竹，耳滯宮商，不能反聽希聲，故曰聾也。《莊子》云：非唯形體有聾盲，夫智亦有之也。○王曰：若滯者，淫聲即傷神敗正，既有惡聲啼吟，即是聾也。○顧、什等曰：但聞嘈嘵在耳，迺日不聾，不知聲相即空，與聾何異。

五味令人口爽，

註：爽，亡也。嗜於五味則口妄言，失於道也。○疏：五味甘苦辛酸鹹也。爽，差失也。耽貪醪醴，咀嚼膾腥，不能味道談玄，故言口爽也。

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

註：人精神好安靜，若馳聘呼吸，精神散亡，故發狂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死歸土，家室相送，婚姻馳走，恍惚悲泣，藏於塚壙之中，送於野田之上，親者狂，疏者哀，故曰若狂。○御曰：馳騁世務，耽著有為，如彼田獵之夫，唯求殺獲，日以心鬪，逐境奔馳，靜而思之，是發狂病。○疏：馳騁猶走驟也，言田獵之夫，貪逐禽獸，快心放蕩，有類狂人。倒置之徒，欲心逐境，速如騁馳，狂如田獵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失性有五，一日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等是也。

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

註：妨，傷也。難得之貨，謂趙璧隋珠，珍貴金銀珠玉等物，心貪意欲，不知厭足，則行傷身辱也。○疏：佳麗之物，貪著愛翫，為生死之因，於修道行中，大為妨礙。

是以聖人為腹，

註：守五性，去六情，節志氣，養神明。

不為目，

註：目不妄視，妄視則泄精於外也。○疏：是以，仍上文也。聖人即舉聖戒，凡腹內也，目外也，懷道抱德，充滿於內，故為腹也。內視無色，反聽無聲，諸根空淨，不染塵境，故不為目也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註：去彼目之妄視，取此腹之養神。○疏：去彼耳目之盲聾，取此為腹之實智。

寵辱若驚，

註：身寵亦驚，身辱亦驚。○御曰：操之則慄，合之則悲，未志寵辱，故皆驚也。○疏：寵是榮愛之名，辱是戮恥之稱，若，如也，驚，恐也，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，遭辱則怵惕憂志，故得寵心驚喜，遭辱心驚怖。喜怖雖異，為驚即同，故言若驚。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，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，比榮辱於儻來，死生不撓於神，有何貴賤之能驚也。

貴大患若身。

註：貴，畏也。若，至也。畏大息至身，故驚。○疏：貴謂爵位也，亦是自貴忘身也。謂煩惱老病等也。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，而惡大患，不知大息即是我身，多求資養，終歸滅壞，故貴身即是貴患，惡患即是惡身，為貴與大息，俱以身為本也。○蔡曰：有身者執著我身，不能忘遣，為身愁苦，憂其勤勞，念其饑寒，即大息，故知執有生累，存身息起，貴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身為惱本，痛癢寒溫，大息之本，起乎存身。

何謂寵辱？

註：問何為寵，何為辱？寵者尊榮，辱者恥及身。還自問者，以曉示於人也。

寵為下，

註：寵辱為下賤。

得之若驚，

註：得寵榮驚者，處高位如臨危也，貴不敢驕，富不敢奢也。

失之若驚。

註：失者，失寵處辱。驚者，恐禍重來。○節解曰：謂得道則萬神皆來，鳴於腹中，與子相見言語，知身五神元氣流馳，故日得之若驚。失之若驚者，謂失氣亡精，神不行而失一，則頭白齒落而死，衆人所哭，上屋呼魂，驚於天神，故日失之若驚也。○疏：世情顛倒，以寵為上，慧心觀照，足為鄙下，何者，為得寵心驚喜，失寵心驚怖，此兩驚本由一寵，故足為下。

是謂寵辱若驚。

註：解上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。○御曰：寵辱循環，寵為辱本。凡情感滯，驚辱而不驚寵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

註：復還自問，何故畏大患至身。

吾所以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。

註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生吾有身，有身則憂其勤勞，念其饑寒，觸情縱欲，則遇禍患也。○疏：此答前問也。執著我身，不能忘遣，為身愁毒，即為大患，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身為惱本，痛癢寒溫，吾拘於身，知為大患，即其事也。

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

註：使吾無有身體，得道自然，輕舉升雲，出入無問，與道通神，當有何患。○御曰：能知天地委和，皆非我有，離形去智，了身非身，同於大通，夫有何患？○節解曰：忘身而養神，謂之無身。○疏：所言無者，坐忘喪我，享體離形，即身無身，非是滅壞而稱無也。

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若可寄於天下矣；

註：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，欲為天下主者，則可寄立，不可以長久。○疏：不知身是大患，矜而貴之，自貴其身，恒欲凌物，如此之人，適可暫寓於世間，不得久視於天下。

愛以身為天下者，乃可托於天下矣。

註：言人君能愛其身，非為己也，乃欲為萬民之父母。以此德為天下主者，乃可以托其身於萬民之上，長無咎也。○疏：寄是暫時寄寓，托謂永相付托，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驚。謙以自牧，雌而順物者，則可以托付化於天下，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

註：無色曰夷，言一無彩色，不可得視而見之也。○疏：夷，平也，言至道微妙，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，故視之不見也。若其有色，色則參差，只為無色，夷然平等也。

聽之不聞名曰希，

註：無聲曰希，言一無音聲，不可得聽而聞之也。○疏：希，簡少也，體非官商，不可以耳根聽，故曰希也。

搏之不得名曰微。

註：無形曰微，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也。○御曰：搏執持也。微，妙也。道無形象，故執持不得。以其無形之中，而能形焉，故謂之曰微。○疏：搏，觸也。微，妙也。言體非形質，不可搏觸而得之，故曰微也。○臧

曰：夫言希夷微者，謂精神氣也，精者靈智之名，神者不測之用，氣者形相之目，總此三法為一。聖人若不見是精，不聞是神，不得是氣，既不見不聞不得，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，何為乃言希夷微耶。明至道雖言無色，不遂絕無，若絕無者，豈同太虛，即成斷見。今明不色而色，不聲而聲，不形而形，故云夷希微也。所謂三一者也。

此三者不可致詰，

註：三者，謂夷希微也。不可致詰者，謂無色無聲無形，口不能言，書不能傳，當受之以靜，求之以神，不可強詰問而得之。

故混而為一。

註：混，合也。故合於三名而為一也。○疏：真而應，即散一以為三，應而真，即混三以歸一，一三三一不異，故不可詰也。又解：此真應兩身作三乘，義釋具在開題卷中。

其上不繳，

註：言一在天上，不皦皦光明也。

其下不昧。

註：言一在天下，不昧昧有所闇冥，明道上下無窮極也。○疏：言至道幽微，非愚非智，升三清之上，不益其明，墜九幽之下，不加其闇，所謂不增不減，其在茲乎。

繩繩不可名，

註：繩繩者，動行無窮極也。不可名者，非一色也，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，非一聲也，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，非一形也，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，故曰繩繩不可名也。

復歸於無物。

註：物，質也。復當歸之於無質。○疏：繩繩，正直也，猶繩墨之義。言聖人既能自正，復能正他，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，故不可名也。又解：繩繩，運動之貌，言至道運轉天地，陶鑄生靈，而視聽莫尋，故不可名也。復歸者，還源也。無物者，妙本也。夫應機降達，即可見可聞，復本歸根，即無名無相。故言復歸於無物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

註：言一無形狀，而能為萬物作形狀。

無物之象，

註：言一無形質，而能為萬物設形象也。○疏：妙本希夷，故稱無狀。無物迹，能生貸，故云之狀之象。

是謂惚恍。

註：言一惚惚恍恍，若存若亡，不可狀也。○御曰：無形之形，無狀之狀，不可名有，不可名無，無有難名，故謂之惚恍。○疏：不定貌也。妙本非有，應迹非無，非有非無，而無而有，有無不定，故言惚恍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

註：一無端末，不可預待也。除情去欲，一自歸己矣。○疏：王曰：象者形而非也，謂儀貌可道，雖無物而應物有象。欲言有也，不見其形，欲言無也，物由之以生成。○顧曰：其來未兆，倏爾不見，故言迎之不見其首。○疏：道非古無始也。

隨之不見其後。

註：言一無影迹，不可得而見也。○御曰：道無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。道無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○疏：道非今無終也。○顧曰：其去無述，混然無際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

註：聖人執守古道，生一以御萬物，知今當有一也。○御曰：執古無為之道，以御今有為之事，則還反淳樸矣。○疏：執，持也。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，調御今之後生。王曰：古今雖異，其道恒存，執之者方能御物。

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也。

註：人能知上古，本始有一，是謂知道綱紀也。○疏：古始即無名之道也，若知無始無終，而終而始，不古不今，而古而今，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，可謂至道之綱紀也。王曰：守古無為之道，制御今之有為之世，鎮此躁動之俗，反古淳素之始，陶鍊變化，是得道綱紀也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

註：謂得道之君也。○疏：古，昔也，善者，智德也，為，修學也。前章明執古御今，此即御今引古，故援昔善修道之士，以軌則聖人。

微妙玄通，

註：玄，天也。言其志節玄妙，精與天通。

深不可識。

註：道德深遠，不可識知，內視若盲，反聽若聾，莫知所長也。○御曰：士，事也。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，於彼微言妙道，無不玄鑒通照，而德容深邃，不可識知也。○疏：微妙是能修之智，玄通是所修之境，境智相會，能使俱深，不可以心識知，故嘆之也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

註：謂下句也。○御曰：夫唯德量難識，故強為容狀以明之。○疏：容者，形貌也。獨此不可識之聖智，甚堪軌物，方欲引接群品，故於無形之理，而

強為修學之容。

豫若冬涉川，

註：舉事輒加重慎，豫兮若冬涉川，心難之也。《想爾》曰：豫，猶豫，行止之貌，常當畏敬也。冬涉川者，恐懼也。畏四鄰，不敢為非，恐鄰里知之，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。○疏：猶豫，怖懼也。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，如冬涉川冰，心地惶怖，恐陷溺也。此明意業淨。

猶若畏四鄰，

註：其進退猶猶拘制，若人犯法，畏四鄰知之也。○疏：又畏塵境，如人犯罪慎密，恐畏四鄰閭里知聞也。此明口業淨。○王曰：四鄰謂生死老病也，亦是四魔，人不持戒，好犯非法，為四魔所錄，是以小心，猶當慎密閑靜，似畏人知也。

儼若客，

註：如客對主人，儼然無所造作也。○疏：儼，矜莊之貌。《禮記》云：儼若思，言聖人應斂勵身心，勿得放縱，由如賓客對主人，不可輕躁，此明身業淨。○顧曰：恭斂之貌也，言聖人恭斂，無為無事，若為客對主人，不敢輕躁，常和而不唱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註：渙者解散，釋者消亡。謂除情去欲，日以空虛也。○御曰：雖則儼然若客，無所造為，而不凝滯於物，故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。○疏：如前修學智慧增明，惑染消散，如彼冬冰之逢春也。○松靈曰：外雖矜莊若衆，內恒和暢放散，無復滯著，渙然如凝冰消散也。

敦若樸，

註：敦者質厚，樸者形未分，內守精神，外無文彩也。○疏：敦者淳厚，樸者質素，前既三業清冷，惑累消除，故能德行淳和，去華歸實也。

曠若谷，

註：曠者寬大也，谷者空虛，不有德名，無所不包容也。○疏：塵累斯盡，心靈虛白，故道寬曠包容如谷。

渾兮若濁。

註：渾者守本真，濁者不昭然。與衆合同，不自尊也。○御曰：和光渾迹，若濁而清。○疏：渾，合也。和，維也。濁，有為也。雖復心靈潔素，障累久消，而渾沌有為之中，與塵濁不異也。

濁以靜之，徐清。

註：靜，止也。水濁止而靜之，徐徐自清也。○疏：徐，緩也。雖處有欲之中，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，心恒安靜，閑放而清虛也。前則雖清而能渾濁

，此則處濁不廢清閑，明動而寂也。○顧曰：濁者昏昧之貌，謂其昧智韜明，不任聽察，如水之濁，無所鑒見也。○王曰：藏精匿照，外不異物，渾同波塵，故曰若濁。凡上七事，皆人君之德，傳曰：人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得道之君，其斯之謂。若就行人論者，渾謂和雜也，濁謂有為也。雖心潔素而渾沌有為之中，與塵不異也。所言濁以靜之徐清者，喻於水，水濁，止而靜之，徐徐自清也。心亂息緣，漸漸而清正也。

安以久，動之徐生。

註：誰能安靜以久，徐徐以長生也。○疏：雖復安靜，即靜而動，雖復應物而動，心恒閑放而化群品也。此文明寂而動也。○王曰：渾波則濁，徐靜則清，危躁則死，安靜則生，志人知濁之可清，故同波而後化，體危之可安，故徐動以教生，非體道善化，誰能如此。故曰孰能。生化微妙，非速疾可成，必須心專行密，積勤累代，不日求以得，故曰徐生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

註：保此徐生之道，不欲奢泰盈溢也。○疏：保，持也。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，不欲住中而盈滿，此遣中也。

夫唯不盈，故能弊，不新成。

註：夫唯不盈滿之人，能守弊不為新成。弊者匿光榮也。新成者，功貴名盛也。○疏：獨此遣中聖人，於有為弊濁之內，復能慈救蒼生，成大功德，此重結成也。○盧曰：此猶解前徐清之義，和俗而後靜，徐以守其清，安身而後動，徐以全其生。

致虛極，

註：致，至也。道人捐情去欲，五內清靜，至於虛極也。○疏：夫道沖虛，德歸清淨，心能志虛，則得道之極，行能守靜，則含德之厚。○盧曰：除情慮，致虛極也。而心恒寂，守靜篤也。

守靜篤。

註：守清淨，行篤厚。○疏：虛極，道果也。篤，中也。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，必靜心，守一中之道，則可得之也。

萬物并作，

註：作，生也。萬物并作生也。

吾以觀其復。

註：吾言以觀見萬物，無不皆歸其本，言人當念重其本也。○疏：作，動用也，言一切衆生，并皆云為取舍，貪逐前境，以老君聖智觀之，悉復在妙本，雖動而寂也。○顧曰：夫靜觀其反真。○王曰：生生之體，性本湛然，但受納有形，六情外動，言行云為，妄作招禍，至人觀其本性，知可化而復，故云

觀其復。

夫物芸芸，

註：芸芸者，華葉盛也。

各歸其根。

註：言萬物無不枯落，各復反歸其根而更生也。○疏：芸芸，衆多貌也。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，雖動不動，用而無心者，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。若能反本歸根，即同於聖照，此勸之也。

歸根曰靜，

註：靜謂根也，安靜柔弱，謙卑處下，故不復死也。○疏：但能反本還源，馳競之心自息也。○顧曰：草木零落，歸根則靜，人物變化，反真則安。

是謂復命。

註：言安靜者，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，乃道之常也。○疏：命者真性慧命也，既屏息囂塵，心神凝寂，故復於真性，反於慧命。

復命曰常，

註：復命使不死，乃道之所常行也。○疏：反於性命，疑然凝湛，不復生死，因之曰常。○何晏曰：復命當使不死，是道之所常。○盧曰：能知復命常理者，則是見道之明者也。

知常曰明。

註：能知道之所常行者，則為明也。○御曰：守靜復命，可謂有常。知守常者，更益明了也。○疏：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，則智慧照明，無幽不燭。○王曰：常道難知，故知之日明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註：不知道之所常行，妄作巧詐，則失其神明，故凶也。○疏：不知性修反德，而會於真常之道者，則恒起妄心，隨境造業，動之死地，所作皆凶。○顧曰：不知道，言知謂之妄作，妄作之人，失道故凶。○孫曰：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，是其凶也。

知常容，

註：能知道之所常行，則能去情欲，無所不包容也。○御曰：知守真常之道，則必竟虛靜如彼空谷，無不含容也。○疏：體知凝常一中之道，悟違順之兩空，故能容物也。

容乃公，

註：無不包容，則公正無私，衆邪莫當也。○御曰：含容應物，應物無私，既無私邪，故為公正。○疏：公，平正也。既能包容庶物，所以公正無私也。

公乃王，

註：公正無私，則可為天下王，治身正則形一神萬，共奏己身也。○御曰：人能公正無私，則為物所歸往也。○疏：王，往也，只為包容萬物，公正無私，所以作大法王，為蒼生之所歸往也。

王乃天，

註：王德合神明，乃與天通也。○疏：既作法王化主，為物所歸，復能蔭覆含靈，同於旻昊也。

天乃道，

註：德與天通，則與道合同也。○疏：既類上天覆物平等，又同大道生化無窮。

道乃久，

註：與道合同，乃能長久。○疏：量等太虛，無來無去，心冥至道，不滅不生，既與此理相符，故義說為久。

沒身不殆。

註：能公能王，通天合道，四者純備，道德弘遠，無殃無咎，與天地俱沒，終不危殆也。○疏：沒，滅也。殆，危也。匿端滅迹，謂之段身。應感赴機，謂之不殆。又解：迹有興廢，故言沒身，本無生滅，故言不殆也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

註：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。下知有之者，下知上有君，不見臣事之迹，質樸淳厚。○御曰：太上者，淳古之君也。下知者，臣下知上有君，尊之如天，而無施教有為之迹，故人無德而稱焉。○疏：太上即是今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。言道君在玉京之上，金闕之中，凝神遐想，為常應之處，利根之人，機性明敏，悟妙本凝寂，體絕形名，從本降迹，故有位號，不執相生解，故下知有之，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。

其次，親之譽之；

註：其德可見，恩惠可稱，故親愛而譽之。○御曰：淳德下衰，君行善教，仁見故親之，功高故譽之。○疏：中根之人，機神稍闇，不能忘言證理，必須執相修學，所以耽著經教，親愛筌蹄，依文生解，共相譽贊。○顧曰：此中古也，去道漸遠，封言著相，其德可見。親愛生上，則親信於下，下則稱譽於上，其功可言，則康歌載路。

其次畏之；

註：設形法以治之。

其次侮之。

註：禁多則令煩，不可歸誠，故欺侮之。○御曰：德又下衰，君多弊政

，人不堪命，則驅以刑罰，故畏之。懷情相欺，明不能察，故侮之。○疏：侮，欺也。下機之人，性情愚鈍，縱心逐境，耽滯日深，唯畏世上威刑，不懼冥司考責，所以欺侮聖言，毀謗不信，故德經云下士聞道，大笑之也。

信不足，

註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有巧詐之民也。

有不信。

註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應之以不信，而欺其君也。○御曰：畏之侮之者，皆由君信不足，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。○疏：良由下機障重，信根不足，故疑毀聖文，有不信之罪。

猶其貴言。

註：說太上之君，舉事猶貴重於言，恐離道失自然也。○疏：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，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，是以迷惑日久，罪障彌深也。

功成事遂，

註：謂天下太平也。

百姓謂我自然。

註：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，反以為己自當然也。○御曰：功成而不執，事遂而無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謂我自然而成遂矣。○疏：亭毒之功成，育養之事遂，而至德潛被，成功弗居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皆謂我自然得如此，不知荷聖恩也。○王曰：化不由言，冥功潛被，物各逍遙，擊壤自得，日用不知，欣賴無主，莫識所為，故皆謂我自然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

註：大道之時，家有孝子，戶有忠信，仁義不見。大道廢不用，惡逆并生，乃有仁義可傳道也。○御曰：澆淳散樸，大道不行，日仁與義，小成遂作，而澆淳散，樸不足，雕弊起於有為。○疏：即太古之教廢也。言大道之世，五德不彰，仁義既興，淳樸斯廢，故《莊子》云：散道德以為仁義，聖人之過也。又云：相徇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智慧出，有大偽。

註：智慧之君，賤德而貴言，賤質而貴文，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。○御曰：用智慧，將立法也。法出而奸生，則有大偽矣。○疏：智慧，聖智也。上以聖智治物，法令滋彰，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，還竊聖智以為偽具，智之害物，備在《莊》文。○王曰：大道之時，無知無欲，物皆懷德，外用不顯，道功既息，權詐茲興，飭智驚愚，耀才動俗，樸散淳離，奸情并作，故曰大偽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

註：六紀絕，則親戚不和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。○御曰：皆由失道，故有偏名。○疏：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，淳和之世，偏愛不彰，六紀失序，孝慈方著，是以周德既衰，澆競斯起，政彼曾閔之徒，顯其高行。

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註：政令不行，上下相怨，邪僻爭權，乃有忠臣匡救其君。此言天下太平，不知仁義，人盡無欲不知廉，各自潔己不知貞，各自守信不知忠也。大道之世，仁義沒，孝慈滅，猶日中盛明，衆星失光也。○疏：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，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，忠誠不見，昏亂之世，貞節斯彰，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，比干譽美於殷紂也。

絕聖

註：絕聖制作，反初守元，五帝畫象，倉頡作書，不如三皇結繩無文。

棄智，

註：棄智慧，反無為。

民利百倍；

註：農事修，公無私。○御曰：絕聖人言教之迹，則化洽無為。棄凡夫智詐之用，人歸淳樸。人歸淳樸，巧偽不作，矜徇不行。人挹天和，物無天性，是有百倍之利。○疏：絕有名之聖，棄分別之智，人皆反本，為利極多，言百倍者，舉其大數。故《莊子》云：魯酒薄而邯鄲圍，聖人生而大盜起。又田成子以聖智竊國是也。

絕仁棄義，

註：絕仁之見恩惠，棄義之尚華言。

民復孝慈；

註：德化淳也。○御曰：絕兼愛之仁，棄財非之義，則人復於大孝慈矣。○疏：絕偏尚之仁，棄執迹之義，人皆率性無復矜矯，孝出天理，慈任自然，反於淳古，故言民復。《莊子》云：仁義者先王之蘧廬，已陳之芻狗，又云：削曾史之行，天下皆仁也。

絕巧棄利，

註：絕巧詐，偽亂真。塞貪路，閉權門。

盜賊無有。

註：上化公正，下無私邪。○御曰：人矜偏能之功，必有爭利之心，故絕巧則人不爭，棄利則人自足。足則不為盜矣。○疏：絕異端之巧，棄貪求之利，物各守分，故無盜竊。《莊子》云：櫛工唾之指，天下皆巧矣。

此三者，

註：謂上三事所當棄絕也。

以為文不足。

註：以為文不足者，文不足以教民也。○疏：三者謂前三絕也，此文是頓教大乘，上士所學，其理深遠，不足以教下機也。

故令有所屬：

註：當如下句。○御曰：此三者但令絕棄，未示修行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，更令有所屬著，謂下文也。○疏：屬謂付屬也，言下機之人，未堪大乘之教，故有所屬著，方進學心，所屬之文，即下之四行。

見素抱樸，

註：見素者，當見素守真，不尚文飾也。抱樸者，當抱其質樸以示天下，令可法則也。

少私，

註：正而無私。

寡欲，

註：當知足也。○疏：見素，去華也。抱樸，歸實也。少私，公正也。寡欲，息貪也。

絕學，

註：絕學不真不合道文。

無憂。

註：除浮華，則無憂患。○節解曰：謂去諸經書，還行一也。○御曰：絕有為之學，則淳樸。○疏：憂，患也。絕有相之學，會無為之理，患累斯盡，故無憂也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

註：同為應對，而相去幾何，疾時賤質而貴文。○疏：唯，敬諾也。阿，慢應對也。《禮記》云：先生召，無諾。幾何者，非遠也，言世人不達違順，妄生喜怒，聞唯則喜，聞阿則嘖，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一口，相去非遠，故言幾何。

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註：善者稱譽，惡者練諍，相去何如。疾時惡忠直，用邪佞也。○疏：順意為美，逆心為惡，違順既空，美惡安奇，且唯阿出自一口，美惡源乎一心，忘者知其不殊，執者肝膽楚越，然有為之學，迷執者多，是非美惡之中，喜怒唯阿之內，適為患累之本，絕之所以無憂，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。

人之所畏，

註：人謂道人也，所畏者，畏不絕學之君也。

不可不畏。

註：近令色，殺賢人。○疏：即行人所畏，謂生死及諸塵也。○註：必沒溺也，前令絕惡，示美惡皆空，恐滯斯文，遂染塵境，故發此句以戒之也。

荒兮其未央哉。

註：言世俗之人荒亂，欲進學為邪文，未央止也。○疏：河上公本作荒，諸家云：莽莽，是眇莽，嘆其久遠。央是盡義，嗟其未息。言衆生染滯之心，其日固久，執著情篤，未有休時。

衆人熙熙，

註：熙熙，淫放多情欲也。

如享太牢，

註：如飢思太牢之具，意無足時。

如春登臺。

註：春陰陽交通，萬物感動，登臺觀之，志意淫淫也。○疏：言耽著者衆，故云衆人，即眾生，生之別稱也。熙熙，悅樂也。享，燕享也。太牢，牛羊豕也。言衆生欣愛聲色，情染極深，如飢人享太牢之撰，悅美之甚，又如春日登臺，眺望林野，暢適其心。

我獨怕兮未兆。

註：我獨怕然安靜，未有情欲形兆也。○疏：我，老君自稱也。怕，寂也。兆，狀也。言聖人雖處塵俗，而心智寂怕，不為前境所牽，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。

若嬰兒之未孩。

註：如小兒未能答偶時人也。○御曰：言我獨怕然安靜，於情欲略無形兆，如彼嬰兒，未能孩孺也。

魁無所歸。

註：魁然如窮鄙，無所歸就也。○御曰：至人無心，運動隨物，無所取與，若行者之無所歸。○疏：嬰兒，赤子也。孩，笑也。魁，寬大也。歸，往也。言聖人動不乖寂，處染不染，如彼嬰兒，未能孩笑之時，心形俱李，智慧魁敬，器量宏博，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。

衆人皆有餘，

註：衆人餘財以為奢，餘智以為詐。

我獨若遺。

註：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。○疏：衆人滯有，故耽染有餘，聖智體空，故遺棄不取也。

我愚人之心。

註：不與俗人相隨，守一不移，如愚

人之心也。

純純兮，

註：無所分別也。○疏：純純，不雜也。聖智虛白，純粹精專，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。

俗人昭昭，

註：明且達也。

我獨若昏。

註：如闇昧也。○御曰：自韜匿也。○疏：俗之人心靈暗昧，昭然分別，自炫其能，聖智虛通，明如日月，韜光匿耀，故若昏也。

俗人察察，

註：察察，急疾也。○御曰：立法制也。

我獨悶悶。

註：無所割截也。○疏：察察機速，是分別之心。悶悶寬緩，是無分別之智，但俗心滯有，司察是非，妄生迫遽，聖智體有冥無，體知空幻，恒自閑靜也。

忽若海。

註：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，莫知其所窮極。○疏：河上本作海。晦者闇也，止，住也。聖智實明，而忽忽如闇欲顯，光而不耀，故發此言。雖復同塵，而恒自凝寂，又不住此寂，故無正住止也。

飄若無所止。

註：我獨飄飄若飛颺，無所止，志意在神域也。○御曰：我心寂然絕於俗學，似無所止著也。衆人皆有以，註：以，有為也。

我獨頑似鄙。

註：我獨無為，似鄙若不逮也。○御曰：頑者無分別，鄙者陋不足，而心實了悟。外若不足，故云似鄙。○疏：衆人滯於欲境，未嘗休息，雖復取舍不同，同有所以，聖人妙體虛假，曾無分別，既不見是，亦不知非，譬彼頑愚，若茲邪鄙。

我獨異於人，

註：我獨與人異。○御曰：人有情欲，我無染心。

而貴食母。

註：食，用也。母，道也。我獨貴用於道也。○疏：人皆照察而分別，我獨忽晦而忘懷。分別，故愛染於聲色，忘懷，故貴用於真道，所以為異也。

道德真經註疏卷之二竟

#1不：原缺，據河上公本補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孔德之容，

註：孔，大也。有大德之人，無所不容，能受垢濁，處謙卑也。

唯道是從。

註：唯，獨也。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，獨從於道也。○疏：孔，大也，甚也。容，貌也。甚大之德，容貌若何，唯從於道，即是其相。又解：容，包容也。大德妙契，故能動心施為獨從於道，出處語默，皆是道場。

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

註：道之於萬物，獨恍惚往來於其所也。○御曰：此明孔德所從之道，不有不無，證用難名，故云恍惚。○疏：言至道之為物也，不有而有，雖有不有，不無而無，雖無不無，有無不定，故言恍惚。所以言物者，欲明道不離物，物不離道，道外無物，物外無道，用即道物，體即物道，亦悟即物道，迷即道物，物道不一不異，而異而一，不一而物而道，一而不一，非道非物，故一不一，而物不二也。○顧曰：欲言定有，而無色無聲，言其定無，而有情有信，以其體不可定，故云恍惚。

惚恍中有像，

註：道雖惚恍無形，其中獨為萬物設法像也。○御曰：惚，無也。恍，有也。兆見日象。自無而降有，即萬物之象也。

恍惚中有物，

註：道雖恍惚，其中有一，經營主化，因氣立質。○疏：中有物，即是神妙，妙物為名也。雖復非無非有，而有不測之物也。中有象，即是氣，雖復非象非色，而為色為象，故是氣也。言道種種變現，故不物而物，不象而象也。

窈冥中有精。

註：道雖窈冥無形，其中有精，實神明相薄，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腦中元氣化為精也。○御曰：惚恍有無，窈冥不測，生成之用，精妙甚存。○疏：窈冥，深遠也。有精，智也。言道雖窈冥恍惚，而甚有精靈，智照無方，神功不測也。

其精甚真，

註：言道精氣神妙甚真，非有飾也。○疏：言真精無雜，實非虛假，於三一之中，偏重舉精者，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。○顧曰：言至道之精靈，至真無假。

其中有信。

註：道匿功藏名，其信在中也。○節解曰：謂精也。精不化，血不藏，則

為真人。一行形中，其中有信。○疏：言道無心，有感斯應，信若四時，必無差爽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

註：自，從也。從古至今，道常在不去也。○節解曰：名者謂道也，聖人不死，其名常存。○疏：時乃有古有今，而道竟無來無去，既名不去，足顯不來，文略故也。

以閱衆甫。

註：閱，稟也。甫，始也。言道能稟與，萬物始生，從道受氣也。○疏：閱，覽也。甫，始也。至道雖復無來無去，亦而去而來，故能覽察古今，應夫終始也。

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？

註：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。

以此。

註：此，今也，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，人動作起居，非道不然也。○疏：假設問也。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，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，悅惚窈冥之法，故知之也。

曲則全，

註：曲已從衆，不自專則全也。○疏：屈曲隨順，不件物情，柔弱謙和，全我生道，故《莊子》云：吾行郵曲，無傷吾足，此一句忘違順也。

枉則直，

註：枉，屈也。屈己而伸人，久久自得直也。○疏：枉，濫也。體知枉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真也。此一句忘毀譽。

窪則盈，

註：地窪下，水流之，人謙下，德歸之。

弊則新，

註：自受弊薄，後己先人，天下敬之，久久自新。○疏：窪，下也。謙卑遜讓，退己處下，不與物競，故德行盈滿也。此一句忘高弊辱也。能處鄙惡弊辱，而不貪榮寵，即其德日新，此又忘榮辱也。

少則得，

註：自取少則得多。天道祐謙，神明托虛。

多則惑。

註：財多者惑於守身，學多者惑於所聞。○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，多所欲，行無可信，故惑也○疏：少者謂前曲全等行，不見高下，處一中也。多謂滯於違順等法，不離二偏也。體一中則得，滯二偏故惑也。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註：抱，守也。式，法也。聖人守一乃知萬事，故能為天下法式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念一行道，守身中也。○疏：是以，仍上辭也。抱，守持也。式，法則也。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，軌轍群生，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。

不自見故明，

註：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，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，故能明達也。○疏：物我皆空，不見有我身相，故智慧明照也。

不自是故彰，

註：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，故能彰顯於世也。○疏：自他平等，不是己而非物，故其德行顯著。

不自伐故有功，

註：伐，取也。聖人德化流行，不自取其美，故有功於天下也。○疏：雖復亭毒群生，而自徇百姓，推功於物，故有大功也。

不自矜故長。

註：矜，大也。聖人不自貴大，故能長久不危也。○疏：只為推功於物，不自矜夸，故德行長遠也。

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註：此言天下賢與不肖，無能與不爭者爭也。○疏：此則嘆美四德之人，妙達違順，謙以自牧，不與物爭，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

註：傳古言曲從則全身，此言非虛妄也。○疏：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，此語有實，果非虛言，但能依教修行，不與物爭，則大成全德，物歸於己也。

故誠全而歸之。

註：誠，實也。能行曲從者，實全其肌體，歸之於父母，無有傷害也。

希言自然。

註：希言，謂愛言也。愛言者，自然之道也。○疏：希，簡少也。希言，忘言也。自然者，重玄之極。道欲明至道絕言，言即乖理，唯當忘言遣教，適可契會虛玄。○顧曰希，少也。人能愛氣少言，則行合自然。○王曰：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。

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

註：飄風，疾風也。驟雨，暴雨也。言疾不能長，暴不能久也。○疏：飄疾之風，驟暴之雨，曾不崇朝，何能竟日。譬滯言之士，執教生迷，妄為躁行，以求速報，既志理不久不長，故取譬飄風，方之驟雨。日是朝之總，朝是日

之別，別則譬念念之新，總則喻百年之壽，通是無常也。○王曰：山澤相通，為於飄風，陰氣噴擊，作於驟雨。陰陽失節，則驚風驟雨。人失中和，則為暴疾。殘身喪實，不可常行。驚暴非恒，自然難久，故日不終朝也。○蔡曰：夫天以陽氣下降，散而為風，地以陰氣上騰，蒸而為雨。○顧曰：天健地順，神氣獨絕，為此暴疾，猶不能竟日終朝，何況凡夫朝生夕死，多言害物，其可久乎。○盧曰：形之大者，莫過乎天地。氣之廣者，莫極乎陰陽。陰陽相擊，天地交錯，風驚雨驟，猶不能久，而況人之細小，處天地之間，為於多言，速滅可知。

孰為此者？天地也。

註：孰，誰也，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，天地所為也。

天地尚不能久，

註：不能終於朝暮。

而況於人乎。

註：天地至神，合為飄風暴雨，尚不能終朝至暮，何況於人，欲為暴卒乎。○疏：孰，誰也。此假問誰為此風雨，答云：是天地二儀生化，有大神力，飄風驟雨尚不能久，況凡夫而為躁行，其可久乎。

故從事於道者，

註：從，為也，人為事當如道安靜，不當如飄風暴雨也。○御曰：故從事於道之人，當不執滯言教。

道者同於道。

註：道者謂好道之人也，同於道者，所為與道同也。○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，即同於道也。○疏：從道，隨順也。事，世物也。言至德之人，即事即理，即道即物，故隨順世事，恒自虛通，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。○蔡曰：若舉事皆從於道，道則得之，則同道之用也。○王曰：順教反俗，所為從於道，兼忘衆累，與空虛合體，謂之同道，道則應之。

道得之。

註：只為即事即理，所以境智兩冥，能使相會。○疏：道得之，猶得道也。

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

註：德謂好德之人也。同於德者，所為與德同也。○疏：道既是常道，德即是上德，體教忘言，為行同於上德，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。道是德之體，德是道之用，就體言道，就用言德，故有二文也。

失者同於失。

註：失謂任己而失人也。同於失者，所為與失同也。

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。

註：與道同者，道亦樂得之。○疏：有為躁競，執教生迷，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，所以不能虛心冥會。而言道失者，猶失道也。故《西昇經》云：宿世不學問，今復與失鄰。

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。

註：與德同者，德亦樂得之。

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失之。

註：與失同者，失亦樂失之。

信不足，

註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應之以不信。

有不信。

註：此言物類相歸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自然之數也。○御曰：執言滯教，不能悟了，是於信不足也。自同於失，失亦樂求，是有不信。○疏：不能忘言，而執言求理，雖名信道，於理未足，所以執言滯教，未達真源，故於重玄之境，有不信之心也。

跂者不立，

註：跂，進也。謂貪權慕名，進取功榮，則不可久立身行道。

跨者不行。

註：自以為貴而跨於人，衆共弊之，使不得行也。

自見者不明，

註：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，自見其行以為應道，殊不知其形醜，操行之鄙也。○御曰：露才揚己，動而見尤，故不明也。○疏：不能忘我故也。

自是者不彰，

註：自以為是而非人，衆共弊之，使不得彰明也。○疏：物共弊之，故其德不顯也。

自伐者無功，

註：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，即失有功於人。○疏：凡有所為，輒自伐取其功，物皆不與，故無功勳。

自矜者不長。

註：好自矜大者，不可以久長。○疏：矜夸自高，驕慢凌物，此乃愚短，其德豈長。

其於道日餘食贅行。

註：養，貪也。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，日賦斂餘祿食以為貪行也。○疏：餘食，殘食也。贅，附生之肉也。《莊子》云：附贅懸疣也。言矜夸自

是之人，其在道行也，猶如殘食贅病，其可厭賤也。

物或惡之，

註：此人在位，動欲傷害，故物無不畏惡之。○疏：贅是無用之肉，夸是無用之行，世間人物感惡見之，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夸企之行乎。

故有道者不處。

註：言有道之人，不居其國也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註：謂道也，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也。○疏：有物者，道也。道非有而有，非物而物，混沌不分，而能生成庶品，亦明不混而混，雖混而成，故《莊子》云：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又云：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

註：寂者無音聲，寥者空無形。獨立者，無匹雙。不改者，化有常也。

○疏：寂無聲，寥無形。獨立，無待對也。不改，無遷變也。言道體窈冥，形聲斯絕，既無因待，亦不改變。此乃獨獨非待獨也。

周行不殆，

註：道遍行天地，無所不入，在陽不焦，托陰不腐，無不貫穿，不危不殆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聖人行一於身，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，故曰周行不殆也。

可以為天下母。

註：道養育萬物，精氣亦如母之養子。○節解曰：謂守道含一為天下母。

○疏：道無不在，名曰周行。所在皆通，故無危殆也。開化陰陽，安立天地，亭毒群品，子育含靈，生之畜之，故可為母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

註：我不見道之形容，不知當何以名之，見萬物皆從道所生，故字之曰道。○疏：道本不可以智知，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。取其通生之德，故字曰道。

強為之名曰大。

註：不知其名，強名曰大。大者，高而無上，羅而無外，無不包容，故曰大也。○疏：體無涯際，故名為大。不大為大，故稱為強。夫名以召體，字以表德，道即是用，大即是體，故名大而字道也。人皆先名後字，今乃先字後名者，欲表道與俗反也。

大曰逝，

註：其為大，非若天常在上，非若地常在下，乃復逝去，無常處也。○疏：逝，往也。有大力，用能運致眾生，至聖境也。

逝曰遠，

註：言遠者窮於無窮，布氣天地，無所不通。○疏：超陵三界，遠達三清也。

遠日返。

註：言其遠不超絕，乃復返在人身。○疏：返，還也。既自利道圓，遠之聖境，故能返還界內，慈救蒼生。又解：迷時以三清為三界，悟則三界是三清，故返在塵俗之中，即是大羅天上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

註：道大者，包羅天地，無所不容。天大者，無不蓋也。地大者，無不載也。王大者，無不制也。

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

註：八極之內有四大，王居其一也。○御曰：王者，人靈之主，萬物系其興亡，將欲申其鑒戒，故云王居其一也。○疏：境域之中有此四大，王有化被之德，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。《莊子》云：夫道未始有封而言。域中者，欲明不域而域，雖域不域，不域而域，議說域中，雖域不域，包羅無外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，腎水生一也，而王處一，即脾氣主布，四方行一也。

人法地，

註：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。種之得五穀，掘之得甘泉，勞而無怨，有功而不置也。

地法天，

註：天湛然不動，施而不求報，生長萬物，無所收取。

天法道，

註：道法清靜不言，陰行精氣，萬物不化自成。

道法自然。

註：道性自然，無所法也。○疏：人，王也，必須法地，安靜為行，定能生慧也。故下章云躁則失君，既靜如地，次須法天清虛，覆育無私也。又天有三光，喻其慧照，地是定門，天是慧門。既能如天，次須法道虛通，包容萬物也。既能如道，次須法道，自然之妙理，所謂重玄之域也。道是迹，自然是本，以本收迹，故義言法也。又解：道性自然，更無所法，體絕修學，故言道法自然。

重為輕根，

註：人君不重則不尊，治身不重則失神，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，根重故能長存。○疏：此戒行人勿得輕躁，故書云：君子不重則不威。

靜為躁君。

註：人君不靜則失威，治身不靜則身危，龍靜故能變化，虎躁故致夭虧。

○疏：靜則無為，躁則有欲，有欲生死，無為長存，靜能制動，故為君也。

是以聖人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

註：輜，靜也。聖人終日行道，不離靜與重也。○疏：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，同塵處世，而不離重靜，此則動而寂也。

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

註：榮觀謂宮闕。燕舍，后妃所居也。超然，遠避而不處也。○疏：言重靜之人，雖有榮華之官觀，燕寢之處所，而游心虛淡，超然物外，不以為娛，處染不染也。

奈何萬乘之主，

註：奈何者，疾時主傷痛之辭也。萬乘之主，謂王也。○御曰：奈何者，傷嘆之詞也。天下者，大寶之位也。言人君奈何以身縱欲，輕用氣命，亡其位乎。○疏：奈何，猶如何也。王畿千里，戎車萬乘之君，應須重靜，乃恣情淫教，厚賦繁搖，禽荒色荒，輕忽寓內，哀嘆之甚，故云如何。

而以身輕天下。

註：王者至尊，而以其身行輕躁乎？疾時王奢恣輕淫，失其精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輕死也。雖貴為天子，當守一長生，見而不學，故為輕身，然後沒命，雖有玉呷金鏤，何益於身。

輕則失臣，

註：王者輕淫，則失其臣，治身輕淫，則失其精。

躁則失君。

註：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，治身躁疾，則失其精神。○節解曰：謂思慮煩躁之士，不得長生。○疏：恣情放欲，輕躁日甚，外則亡國，內則危身。忠良竄匿，失臣也。宗廟傾覆，失君也。

善行無轍迹，

註：善行道者，求之於身，不下堂，不出門，故無轍迹。○疏：以無行為行，行無行相，故云善行，妙契所修，境智冥會，故無轍迹之可見，此明身業淨。

善言無瑕謫，

註：善言謂擇言而出之，則無瑕疵讀過於天下也。○御曰：能了言教，不為滯執，遺象求意，理詮言忘，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之過。○疏：不言之言，言而不言，終日言未嘗言，亦未嘗不言，故謂之善言也。《莊子》云：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。瑕疵，疾也。謫過，責也。語默不異，故無口過之責

，謂聖人之言，既無的當，無所之詣，此明口業淨。

善計不用籌算，

注：善以道計事者，守一不移，所計雖多，不用籌算而可知也。○疏：妙悟諸法同一虛假，不舍虛假，即假體真，無勞算計，劃然明了，此明意業淨。

善閉無關槍不可開，

註：善以道閉情欲，守精神者，不如門戶有關捷可得而開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閉氣握固，上閉天牝，下閉地牡，故曰無關捷。○御曰：兼忘言行，不入異門，心無逐境之迷，境無起心之累，雖無關捷，豈可開乎？○疏：外無可欲之境，內無能欲之心，欲根起用，用而無染，斯則不閉而閉，雖閉不閉，無勞關捷，故不可開。

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。

註：善以道結事者，乃結其心，不如繩索可得解也。○御曰：體了真相，本以虛忘，若能虛忘，則心與道合，雖無繩索，其可解乎？○疏：上士達人，先物後己，發大弘願，化度衆生，誓心堅固，結契無爽，既非世之繩索約束，故不可解也。然誓心多端，要不過五：一者發心，二者伏心，三者知真心，四者出離心，五者無上心。第一發心者，謂發自然道意，入我法門。第二伏心者，謂伏諸障惑也。第三．知真心者，有九品，即生彼九官。第四出離心者，有三品，即生三清，所謂仙、真、聖也。第五無上心者，謂直登道果，乃至大羅也。善結者，結此五種心，終始無替也。明結願堅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結持魂魄也。聖人抱魂持魄，故曰不可解也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

註：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，欲以救人性命。○疏：聖人即是三業清淨，六根解脫之人也。為能發弘誓願，救度衆生，故常在世間，有感斯應，慈善平等，終不遺棄也。

而無棄人；

註：使貴賤各得其所也。

常善救物，

註：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，以救萬物之傷殘也。

故無棄物。

註：聖人不賤石而貴玉，視之如一。○疏：先舉聖人者，表恩被有情，後舉物示仁覃無識，亦言救人，直據黔首，救物爰及四生也。

是謂襲明。

註：聖人善救萬物，是謂襲明天道。○疏：襲，承也，用也。即結嘆常善聖人，利物無棄，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。

善人不善人之師；

註：人之行善者，聖人即以為人師。○疏：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，此人恒懷大心，先物後己，引導衆生，允當宗匠。

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

註：資，用也。人行不善，聖人猶教導使為善，得以給用也。○疏：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，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，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。

不貴其師，

註：獨無輔也。

不愛其資，

註：無所使也。○御曰：若存師資，未為致極。今明所以貴師者，為存學相，學相既空，自然無貴。所以愛資者，為存教相，於教忘教，故不愛資。貴愛兩忘，而道自化。

雖知大迷，

註：雖自以為知，言此人乃大迷惑也。○疏：無所化也。前以聖導凡，勸令修學，今明凡聖平等，以遣師資，斯則從淺至深，漸階衆妙也。

是謂要妙。

註：能通此意，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。○疏：師資兩忘，聖凡一揆，俗智分別，雖知大迷，據理而言，實成要妙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

註：雄以喻尊，雌以喻卑，人雖自知其尊顯，當復守之以卑微，去雄之強梁，就雌之柔和，如是則天下歸之，如水之流深谿也。○疏：谿，徑也，雄陽是剛躁之名，雌陰是柔靜之義。知雄躁剛猛，適歸死滅，雌柔靜退，必致長生，故棄雄而守雌，可為天下之要徑也。○節解曰雄者魂也，之士，法守自然，提固閉氣，抱持魂魄也。

常德不離，

註：人能謙下如深谿，則德恒在，不復離己也。

復歸於嬰兒。

註：當復歸志如嬰兒，泰然而無知。○節解曰：谿者口也，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為○疏：子則不老，復還嬰兒也。○疏：離，散也，嬰兒譬無分別智也。言人常能守靜，則其德不散，故能復於本性，歸無分別智也。

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

註：白以喻昭昭，黑以喻默默，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，如暗昧無所見，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。○疏：白昭明也。黑，闇昧也。式，法也。自顯明白炫耀於人，人必挫之良非智者。韜光晦迹，退守闇昧

，不忤於物，故是德人。能知白黑利害者，可為修學者之鴻範也。

為天下式常德不忤，

註：人能為天下法式，則其德常在於己，不復差忤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道行一以仙，為天下式。

復歸於無極。

註：德不差忤，則長生久壽，歸身於無窮極。○節解曰：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。○疏：忤，差也。無極，道也。常能棄明守暗，其德不差忤，復我清虛，歸於至道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

註：榮以喻尊貴，辱以喻污濁，人知己之有榮貴，當復守之以污濁，如是則天下歸之，如水流入深谷。○疏：榮，寵貴也。辱，卑賤也。處於榮貴，遂起驕奢，而福善禍淫，忽然凋落，比之榮寵，翻為禍基。若知倚伏不常，貴為禍始，應須自戒，勿為放逸。處於榮華，恒如卑賤，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知榮辱天下歸嗅，譬彼百川，包納虛谷也。

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

註：足，止也。人能為天下谷，德乃止於己也。

復歸於樸。

註：復當歸身於質樸，不復為文飾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守自然也。○疏：樸，真本也。始自知雄，終乎守辱，三種修學，為道之要。又如虛谷聲無不容，所以常道之德，於是乃足，故能復於真空，歸於妙本。

樸散為器，

註：器，用也。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。若道散則為神明，流為日月，分為五行。

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，

註：聖人升用，則為百官之元長。○御曰：含德內融，則復歸於樸。常德應用，則散而為器，既涉形器，必有精粗，故聖人用則為群才官長矣。○疏：散，布分也。器，用也。官，君主也。長，師宗也。既能反樸還淳，歸於妙本，須從本降進，以救蒼生。布此淳和，而為化用，故《西昇經》云：道遂散布分，既而為君以御世，為師以導俗，聖人即用斯樸，散而為御導之方。

故大制無割。

註：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，無所傷害，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，不害精神也。○疏：至聖神力不可思議，三界內外無不制伏。主領弘普，故稱大制。而亭毒群品，陶鑄生靈，推功於物，不為宰主，故云不割。割，宰斷也。

將欲取天下，

註：欲為天下主也。

而為之，

註：欲以有為治民。

吾見其不得已。

註：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，天道惡煩濁，人心惡多欲。○疏：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，必須虛心忘欲，若以有為取之，纔欲攝化，而不得之狀已彰也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

註：器，物也。人乃天下之神物也。神物好安靜，不可以有為而治之也。

○疏：含識之類，悉有精爽，并堪受道，故名神器。神器是帝位也。若無為安靜，即品物咸亨，必有為治之擾動，即群生失性，故不可為也。

為者敗之，

註：以有為治之，則敗其質樸。

執者失之。

註：強執教之，則失其情實，生於詐偽。○疏：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，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。

故物或行或隨，

註：上所行，下必隨之也。○疏：夫物，萬物也，或，不定也。行，由己也，隨，從他也。言物或先時由己，後即從他，此明權勢不定也。

或噓或吹，

註：噓，溫也。吹，寒也。有所溫，必有所寒。○疏：溫喻富貴也，寒喻貧賤也，言物有先貴後賤，先富後貧，猶如朱夏赫曦，玄冬凜冽，天即爽凍不定，人亦貴賤何常。

或強或贏，

註：有所強大，必有所羸弱。○疏：夫強盛不久當衰，故下章云物壯則老，《西昇經》云：盛者必衰，此則盛衰不定也。

或載或廳。

註：載，安也。環，危也。有所安必有所危，明人君不可以有為，治國與治身也。○疏：河上本或載作或接。夫接者連續也，寨，廢敗也。連接續謂之成，廢敗謂之壞，此明安危不定。故《莊子》云：其成也毀也，舉此八法者，不定以表萬物無常，故治國治身者，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。

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。

註：甚謂貪淫聲色，奢謂車服飲食，泰謂官室臺榭，去此三者，處中和，行無為，則天下自化。○疏：懷道聖人妙體虛假，故不執上八法，而能行下

之三事，甚則美其聲色，奢則麗其服翫，泰則廣其官室，去此三惑，處於中一，治國則祚曆遐延，治身則長生久視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

註：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。

不以兵強於天下。

註：以道自佐人主，不以兵革，順道任德，敵人自服。○節解曰：謂。為兵也。口言失則兵革至，精神踴躍，魂魄相加，神明悅惚，則去其身矣。○疏：以，用也。佐，輔也。人主，君王也。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，當偃武修文，導之以德，不可以盛用強兵，騁暴天下。內解身心者，即三業六根兵也。

其事好還。

註：其舉事好還，自責不怨於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安心定意行一，乃還其身也。○疏：還，返也，報也。言外用兵刃，內有怨敵之仇，內用三毒，即有三塗之報，此事必爾，故言好還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。

註：農事廢，田不修。○疏：師，軍也。言兵馬所行之處，害人損物，但有荊棘穢草，不生禾稼也。亦猶欲心馳騁之處，唯增惡業，不生善惠。

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註：天應之以惡氣，則害五穀，五穀盡，則傷人。

善者果而已，

註：行善者，當果敢而已，即休止也。○疏：果，決定也。已，止也。言修道善人，決定止此暴心而不同兵也。

不敢以取強。

註：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。

果而勿矜，

註：當果敢謙卑，勿自矜大。

果而勿伐，

註：當果敢推讓，勿自伐取其美。

果而勿驕，

註：驕，欺也。果敢勿以驕欺人也。

果而不得已，

註：當果敢至誠，不得逼迫不得已。○疏：驕謂慢上，矜謂夸下，修道之夫，撝謙遜讓，不用自取強暴，驕慢於人。亦須次定雌柔，不用矜夸於物。伐，取也。推認於物，不自取也。不得已者，如堯攻叟支，禹攻有扈，事不得已，非樂兵伐。勿強者，結繩已前，決定不用兵之行也。

是果而勿強。

註：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。○御曰：前敵來侵，不得已，故用兵止之，如是則果於應敵，非果已取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

註：草木壯極則枯落，人壯極則衰老也。言強者不可以久。○疏：炎極則涼，理之恒數。物壯則老，其義必然。

是謂不道，

註：枯老者，坐不行道也。

不道早已。

註：不行道者早已。已，死也。○疏：物壯則老，兵強則衰，既不謙柔，故非真道，應須止息而勿行也。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

註：祥，善也。兵者驚精神，濁和氣，不善之器，不當修飾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，身危則亡其器，此為不祥之器也。○疏：佳，麗也。祥，善也。雖霜戈曜日，寶劍暉天，此乃凶荒之具，非太平之器也。內即三毒六根之兵，若磨銳諸根，而貪取塵境者，不善之行也。

物或惡之，

註：兵動則有所害，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。

故有道者不居。

註：有道之人不處其國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

註：貴柔弱也。

用兵則貴右。

註：貴剛強也，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，所貴者異。○疏：有君子人物之德，為君子。左陽也，主吉主生。右陰也，主凶主殺。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，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，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，權智有時而殺，故經云千千截首，萬萬剪形也。

兵者，不祥之器，

註：兵革者，不善之器。

非君子之器，

註：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。○御曰：君子以道德為才器，不貴兵謀。○節解曰：謂口致兵革之言也。陰強則殺身之斧也。故曰不祥之器也。

不得已而用之，

註：謂遭衰逢亂禍，欲加萬民，乃用之以自守。○疏：非君子善人之器

，必須夷凶拯難，不得止而用之，權智亦爾。

恬淡為上。

註：不貪土地，不利民財寶。

勝而不美，

註：雖得勝，而不以美為利。○疏：恬淡無為也，君子心尚無為，故用兵不以為美也。喻行人雖用權智，而以實道為上，應不離真。

若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

註：美得勝者，是謂喜樂殺人。○疏：若以佳兵為美，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。

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

註：為人君樂殺人，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。為人主用專制人命，不可妄行刑罰。○疏：樂殺之，夫天下共疾，偉閱既多，不可得意也。

故吉事尚左，

註：左主生位也。

凶事尚右。

註：陰道主殺。

偏將軍處左，

註：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，以其不專殺故也。一家疏云：將軍本一，動靜異名，靜則侍居，故稱偏也。

上將軍處右。

註：上將軍尊居右者，以其主殺也。○王曰：動用威刑，闔外專殺，自任之道，故言為上。以殺主陰，雖上而居右。

言以喪禮處之。

註：上將軍居右，喪禮尚右，死人貴陰也。○疏：左是吉位，右是喪位，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，上大將軍處其右者，欲明雖復專命，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。

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

註：傷己德薄，不能以道化人，而害無辜之人。○御曰：以生靈之貴，而交戰殺之，有惻隱之心，故以悲哀傷泣之爾。○疏：兵伐行處，屠害必多，故上將軍悲哀，愍其傷殺，既非用道，恐濫無辜。一羊口殺謂敵人，衆謂士卒。傷己德薄，而不能以道化人，而害無辜，則心為悲愍而泣之，明非所樂也。

○王曰：一夫呼嗟，王道為之傾覆。一里違和，陰陽為之改度。鄒衍降霜，杞妻城毀，匹夫釐婦，猶感天地，而况橫尸巨野，散骨長源，肉飼烏鳶，血流絳草，愍彼殘傷，曷得不喪。

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註：古者戰勝，將軍居喪主禮之位，素服而哭之，明君子貴德而賤兵，不得已而誅不祥，心不樂之，比於喪也。知後世用兵不已，故悲痛之。○御曰：勇士雄，入戰而獲勝，勝則受爵，居於右位，尚右非吉，是以喪禮處之。但以為不祥之器，亦何必縞素為資。○疏：君子善人，貴能用道，事不獲已，方以喪禮葬之。既其武不及文，足明權不及實，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，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，以此格量，故知權劣實勝也。

道常無名。

註：道能陰能陽，能弛能張，能存能亡，故無常名。○御曰：道以應用為常，常能應物，其應非人，故云道常無名。○疏：虛通之理，常湛凝然，非色非聲，無名無字，寂寥獨立，超四句之端，恍惚希夷，離百非之外，豈獨得以言象求，安可以心智測，故下文云天地始，又云吾不知其名也。

樸雖小，天下莫敢臣。#1

註：道樸雖小，微妙無形，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。○御曰：樸，妙本精一，故云小。而應用匠成，則至大，故無敢以道為臣也。○疏：樸，淳素也。小，微妙也。言淳樸之道，其自細微，而能開化陰陽，亭毒群品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，又云：物無貴賤，道在則尊，故巢父、許由、王倪、齧缺，此之數子，皆以窮為匹夫，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即其事也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註：侯王若能守道無為，萬物將自賓服，從於德化。○疏：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，殊方異域，自來賓伏而歸化也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

註：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，則天降下甘露善瑞。○疏：夫與天地合其德，陰陽合其序者，故致四時玉燭，七曜無愆，靈瑞嘉祥，芝英甘露，國無虛用，不亦宜乎。

民莫之令而自均。

註：天降善瑞，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，皆自均調若一也。○疏：均，平也。莫，無也。德合二儀，明齊三景，百姓無待教令，而自太平，道力不可思議，守之致有此益也。

始制有名，

註：始，道也，有名，萬物也。道無名能制於有名，無形能制於有形也。○疏：因無名以立有名，寄有名以明無名，方欲引導群迷，令其悟解也。

名亦既有，

註：既，盡也。有名之物，盡有情欲，叛道離德，故身毀辱。

天亦將知止，

註：人能法道行德，天亦將自知止。○疏：道無稱謂，降迹立名，意在引物向方，歸根反本，既知寄言詮理，應須止名求實，不可滯執筌蹄，失於魚兔。

知止所以不殆。

註：夫知止則神靈祐助，不復危殆。○疏：筌蹄既忘，妙理斯得，止名會實，故無危殆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 註：譬言道之在天下，與人相應和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。○疏：江海善下為百川之所共奏，聖道虛容，為衆生之所歸往，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，以其善下也。

知人者智，

註：能知人好惡，是智也。○疏：謂照達前境，鑒人機性，大少淺深！無不悉知，此是他心智。

自知者明。

註：人能自知賢與不肖，是為反聽無聲，內視無形故為明也。○御曰：智者役用以知物，明者融照以鑒微，智則有所不知，明則無所不照。○疏：自知己身宿命善惡，三世報應，無不明了，此是宿命智。

勝人者有力，

註：能勝人者，不過以威力也。○疏：智力勝人，威能制物，所以降伏天魔，剪除異道，此是降魔智。○顧曰：才干勝人，不過有力，有力之人必有其敵。有其敵者，則強弱未定。今以性制情，謂之自勝，自勝之人，無敵於己，無敵於己者，可謂強矣。

自勝者強。

註：人能自勝己情欲，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，故為強也。○御曰：能制勝人者，適所謂有力。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，方可以全其強爾。○疏：自能克服己心，制諸累欲，累欲不起，智慧日強，此是斷惑智。

知足者富，

註：人能知足之為足，則長保福祿，故為富也。○疏：守分知足，無復貪求，非直財賄不貧，亦乃道德豐富。又解：並鑒有無，則萬境俱照，智無不足，故受富名，此是知足智。

強行者有志。

註：人能強力行善，則為有志於道，道亦有志於人。○節解曰：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。○御曰：知知足者無貪求，可謂富矣。強力行者不懈怠，可謂

有志節矣。○疏：志，節操也。志力既強，即發弘誓願，務在先人後己，外身濟物，至乎道場，終無退轉。

不失其所者久。

註：人能自節養，不失其所愛，愛天之精氣，則可以長久。○節解曰：謂不失其一也。○疏：應機赴感，隨病與藥，咸使得宜，不失其所，以斯接物，久而強固。

死而不亡者壽。

註：目不妄視，耳不妄聽，口不妄言，則無怨惡於天下，故能長壽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尸解者，死而後生也。○疏：行願俱足，內外道員，理當不死不生，無夭無壽，而今言死而不亡，壽者欲明死而不死，不壽而壽也。應身遷謝，名之為死，聖體常在，義說為壽。○御曰：死者分理之終，亡者天枉之數，壽者一期之盡。夫知人勝人，必招殃咎，知足強力，動得天常。死而不亡者，是一期之盡，可謂壽矣。

大道汎兮，

註：言道汎汎，若浮若沉，若有若無，視之不見，說之難殊。○御曰：大道汎兮，無系而能應物，左右無所偏名。

其可左右。

註：道可左可右，無所不宜。○疏：汎汎，無系也，亦普遍之名。言大道虛玄，汎然無著，慈悲普遍，感而遂通，雖復非陰非陽，而應乎左右，欲明方圓任物，罄無不宜，故《莊子》云：有左有右，有義有倫。

萬物恃之以生，

註：恃，待也，萬物皆待道而生。

而不辭。

註：道不辭謝而逆止也。○疏：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，慈救善誘，終不辭憚也。又云：物亦不謝，生於自然。

成功不名有。

註：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。○御曰：言萬物恃賴沖和，用而生化，而道不辭以為勞，功用備成，不名有也。○疏：生化萬品，至功潛被，而歸功於物，故不有功名。

衣被萬物不為主，

註：道雖愛養萬物，不如人主有所收取。

可名於小；

註：道匿德藏，名怕然無為，似若微小。○御曰：衣被猶覆育也。○疏：衣被萬物，陶鑄生靈，而神功潛被，不為主宰，既俯就於物，宜其稱小，此

不小而小也。

萬物歸焉不為主，

註：萬物皆歸道受氣，道非如人主，有所禁止也。

可名為大矣。

註：萬物橫來橫去，各使自在，可名於大。○疏：大海虛谷百川競奏，至道寥廓，萬物歸之。不主之義，已如前釋。物既仰歸於道，宜受大名，此即不大而大也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

註：聖人法道，匿德藏名，不為滿大。

故能成其大。

註：聖人以身師道，不言而化，萬物修治，故成其大。○御曰：聖人法道忘功，終不自為光大，故能成其大也。○疏：體道聖人，忘我存物，靜退謙柔，終不為大，只為先物後己，忘功忘大，故為衆生之長，獨居三界之尊，而成其大。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註：執，守也。象，道也。聖人守大道，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。治身則天降神明，往來於己也。○疏：執，持也，此不執而執，執無所執。大象，猶大道之法象也，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，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。《莊子》云：王駘立不教，坐不義，虛而往，實而歸，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註：萬物歸往而不傷害，則國安家寧，而太平矣，治身不害神明，則身安而大壽。○御曰：物往而不傷害，則安於太平。○疏：太，大也。言蒼生歸至聖所，皆獲利益而無損害，所獲之利，即是安平等之法也。不害則明其拔苦，安平則語其與樂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

註：餌，美也。過客一也，人能樂美於道，則一留止也。一者去盈而處虛，忽忽如過客也。○疏：樂，絲竹官商也，餌，飲食滋味也。樂有聲可悅，餌有味可養，可悅可餐，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。

道出一禹，淡乎無味，

註：道出入於口淡泊，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。○疏：至道虛寂，其體希夷，所以出言淡然無味，非如可翫可悅，故音樂有聲，行者為之止住，道言無味，學者罕見留心。嗟乎世人迷妄之甚，但能淫聽有聲之聲，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。深嘆愚徒，故有斯譬。

視之不足見，

註：足，得也。道無形，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。○疏：至道窈冥，妙絕形色，非如餉撰等法，故不可以眼識求。

聽之不足聞，

註：道非若五音，有官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。○疏：大音希聲，非體商角，豈如鐘鼓可以耳聞，聖道出言，其例亦爾。

用之不可既。

註：用道治國，則國富民昌，治身則壽命延長，無有既盡之時也。○御曰：以道靜鎮，初無言教，故視不足見，聽不足聞，淳風大行，萬物殷厚，歲計有餘，故用不可既。既，盡也。○疏：至道之言，淡然虛遠，非聲非色，絕視絕聽，若鏡之心，物來斯照，如聖之智，感而遂通，是知無用之用，其用難盡。

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；

註：先開張之者，欲極其奢淫。○疏：翕，合也，斂也。將欲行權，攝化群品，令其翕斂不為貴染者，必先開張縱任，極其奢淫，然後翕之。昔老君西入屬寶化道之日，初恣其凶勃，然後化之以道是也。

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

註：先強大之者，欲使遇禍害也。○疏：欲令歸道柔弱，必先極其強大，然後示之以雌柔。

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

註：先興之者，欲使其驕奢至危也。○疏：欲廢其殘獷者，必固恣其凶暴，凶暴既極，可以廢之也。

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

註：先與之者，欲極其貪心。○疏：先恣其惡，名為與之。後令歸道歸善，名為奪之。故老君先示凡迷，所以恣其剛戾，後見神通，於是惡人降伏，方得奪其凶惡，令歸善道。此四對義勢相似，只言初淺後深耳。上機之人，聞實即悟，下機之人，要假於權，此則增治陳也。

是謂微明。

註：此四事者，其道微，其效明。○御曰：經云：正言若反，《易》云：巽以行權。權，反經而合義者也。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，小人用之則為詐譎。孔子曰：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信矣。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，斯謂之實。此章繼以翕張，是謂之權。欲量衆生根性，故示以權實，覆卻相明，令必致性命之域。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，何其迷而不悟哉？將欲翕斂衆生情欲，則先開張，極其侈心，令自困於愛欲，則當翕斂之矣。強弱等義，略與此同。此道甚微，而效明著，故云是謂微明也。○疏：上來權道，雖復微密，而甚有明驗也。

柔弱勝剛強。

註：柔弱者久長，剛強者生亡。○疏：柔弱實智也，剛強權智也，欲教化衆生，故須權智，確論二智，實智勝也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

註：魚脫於淵，為去剛得柔，不可復制。

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註：利器者，謂權道也，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，治身道者，不可以示非其人也。○疏：脫，失也。利器，權柄也。魚藏於水，權隱於心，故物莫之害也。魚失水為物所擒，權示人即為人所制，故不可以示人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竟

#1臣：原作『巨』，應作臣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

註：道以無為為常。○疏：凝寂之道，寂爾無為，從體起用，應物施化，故日而無不為。前句是本，後句是迹，此明本迹，迹本寂動，動寂之義也。○蔡曰：道體凝寂，真際不動，故日無為。應物而動，物無不用，故日而無不為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

註：侯王而能守道，萬物將自化，效於己也。○御曰：妙本清淨，故常無為。物恃以生，而無不為也。侯王若能守道無為，則萬物自化。君之無為，而天下純樸。○疏：萬乘之主，五等之君，若能守持此道，八荒萬國，自然從化。行人亦爾，所以偏舉侯王者，明君王為化，利物弘多也。○杜曰：德能伏物，道在則尊，皇王守道，不令自均，公侯懷德，不嚴而化。○羅什《內解》曰：心得一空，資用不失，萬神從化，伏邪歸正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

註：吾，身也，無名之樸，道也。萬物以化，效於己也。復欲作巧偽者，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。○御曰：言人既從君上之化，無為清淨，而復欲動作有為者，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。無名之樸，道也。○疏：作，起修也，樸，道也。言衆生初起修者，必有心欲於果報也。既起斯欲，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，令不染有，此以空遣有也。○顧曰：作謂偽生也，言侯王守道，物皆從化，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，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。又曰：混沌其心，令無分別也。又曰：無名之樸者，教戒是也。

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，不欲以靜，

註：言侯王鎮撫以道德，民亦將不欲，故當以清淨導化之。○疏：非但不得欲於有法，亦不得欲於此無清名之樸也。前以無遣有，此則以無遣無。有無雙遣，離一中道也。

天下將自正。

註：能如是者，天下將自正安定也。○疏：靜，息也。前以無名遣有，次以不欲遣無，有無既遣，不欲還息，不欲既除，一中斯泯，此則遣之又遣，玄之又玄，所謂探微索隱，窮理盡性者也。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，稊稗瓦礫，悉皆至道，故云天下自正，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。○御曰：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者，言人君既挾無名之樸鎮靜之，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逃，將恐尋進喪本，復入有為，故於此無名之樸，亦將兼忘。不欲於欲，無欲亦忘，泊然清淨，天下自正也。又曰：道常無欲，樂清淨，故令天地常正，天地者道之臣也，君王法道行戒，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。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

註：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，德大無名，故言上德也。不德者，言其不以德教民，因循自然，養人性命，其德不見，故言不德也。言其德合於天地，和氣流行，民得以全也。○疏：上者高昇，是超出之名，德者得也，以尅獲為義。言上德之人，妙契道境，境智冥會，得失兼忘。得失兼忘，故言不德。境智冥會，故言有德。有德則遣其失，不德則遣其得也。

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註：下德謂有號鎡之君，德不及上德，故言下德也。不失德者，其德可見，其功可稱。以有名號及其身，故無德也。

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；

註：言法道安靜，無所施為，故無以名號為也。○疏：以，用也。上德無為，至本凝寂，而無以為，迹用虛妙，此名無為而為，為即無為也。

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

註：言為教令，施政事皆以為己，取名號也。○疏：心不忘德，故稱為之。亦仍有事，故言有為也。

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；

註：上仁為行仁之君，其仁無上，故言上仁也。為之者，為仁恩也。功成事立，無以執為也。○疏：仁，慈悲也，有心覆育，故言為之。不貴恩報，故言無以為。確論上仁不及下德，對義仁勝，故稱無以為。三寶之中，以慈為首，故五德之內，亦以仁為先者也。

上義為之，而有以為。

註：為義以斷割也，動作以為己，殺人以成威，賦下以自奉也。○疏：義

主正惡裁非，即經中戒律是也。然戒律之本，被下機士涉有為，未階虛妙，故言為之有以也。

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，

註：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。為之者，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。言禮華盛實衰，飾偽煩多，動則離道，不可得應也。○疏：禮尚威儀，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。且至道沖寂，大象無形，今乃賤素貴華，重文輕質，不崇恬淡，唯尚威儀，雖為漸教法門，而未能與理相應，非但內乖於道，而乃外亦不能應物，故言莫之應。○盧曰：玉帛之禮，以為行聘之端，故曰上。爵命有度，故曰為之。禮節煩多，玉帛斯竭，下不供上，故曰而莫之應。以不應，故刑罰行焉。

則攘臂而仍之。

註：言禮煩多不可應，則上下忿爭，故攘臂相仍引之也。○御曰：禮尚往來，不來非禮，行禮於彼，而彼不應，則攘臂而怒，相仍引也。○疏：仍，因也。禮尚往來，更相責望，因其禮薄，即攘臂怒之，欲明上禮為教之弊，故《莊子》云：魯酒薄而邯鄲圍，即其事也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

註：言道衰而德化生也。○疏：德，上德也。衆生感衰，道化斯隱，應物隨時，下德方見。

失德而後仁，

註：言德衰而仁愛見也。○疏：德化漸替，仁恩繼之。

失仁而後義，

註：言仁衰而分義明。○疏：仁慈不行，厥義方起。

失義而後禮。

註：言義衰則禮施，聘行玉帛。○御曰：失道者，失上德也，上德合道，故云失道。夫道德仁義者，時俗夷險之名也，故道衰而德見，德失而仁存，仁亡則義立，義喪而禮救，斯皆適時之用。故論禮於淳樸之代，非狂則悖，忘禮於澆醜之世，非愚則誣。若能解而更張者，當退禮而行義，退義而行仁，退仁而行德，忘德而合道，人反淳樸，則上德之無以為之者也。○疏：自道喪澆醜，於斯為極，不能止惡，方事節文，雖復強作威儀，而浮偽以甚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

註：言禮廢本治末，忠信日以衰薄。

而亂之首。

註：禮者賤質而貴文，故正直日以少，邪亂日以生。○疏：徒日外彰

文飾，未是情發於中，既非信實之厚，適足忠誠之薄，不懲淫勃之原，更資昏亂之首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

註：不知而言知，是前識，此人失道之實，得道之華也。

而愚之始。

註：言前識之人，愚闇之倡始。○御曰：禮以救亂，而貴固知，而失禮意者，則將矜其玉帛，貴其拜跪，如此之人，故為愚昧之始也。○疏：不知強知日前識，識在知前也。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，甚為華偽，既非大智慧源，乃是愚癡之始也。○顧曰：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，夫清淨虛妙，則深不可識，無色無象，其道自真，若夫辭說辯贍，儀形煥炳，相好森羅，在前可識，此非至真之實，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。夫愚人始化，未見真實，故以前識引其愚。道華化其始也，序家云：此釋最為勝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

註：大丈夫，謂道德之君也，處身於淳樸也。

不處其薄。

註：不處身違道，為世煩亂也。○疏：丈，長也。夫，扶也。謂有勇猛慈救之智，堪為群品之長，以扶護蒼生也。其志弘普，故稱大丈夫。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，豈處禮義之薄耶。

處其實，

註：處忠信也。

不處其華。

註：不尚言華也。○御曰：有為者，道之薄。禮義者，德之華。故聖人處無為之事，其厚也。○疏：達道之夫，方外之士，當留情於道德之實，豈處心於前識之華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註：去彼華薄，取此實厚。○疏：去彼華薄，則是絕仁去義。取此實厚，則是返樸還淳，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，豈有心於彼此，情系於去取者乎。蓋明不去而去，雖去不去，亦不取而取，雖取不取，非去之而去，取之而取者也。去取既爾，彼此亦然也。

昔之得一者：

註：昔，往也，一，無為也，道之也。○御曰：一者，沖和之妙氣也。

○疏：昔，古也。言曩劫初，得道之者，所得之狀，具列於下文，斯則御今而引古也。

天得一以清，

註：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。○節解曰：謂泥丸在人頭中，清氣下灌，故日以清。○疏：稟得道之氣，故積陽成天，清浮在上也。

地得一以寧，

註：言地得一，故能安靜不動搖也。○疏：同稟一道，故凝陰成地，寧靜於下。○節解曰：謂丹田不淫不亂，精神居其身，故曰寧也。

神得一以靈，

註：言神得一，故能變化無形。○節解曰：神謂心也。心為神靈，五藏之主，故曰以靈。○疏：神道處陰，幽冥難測，由其得一，故靈智無方，故《莊子》云：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也。

谷得一以盈，

註：言谷得一，故能滿盈而不絕。○節解曰：谷謂。也，。為華池宮，能致醴泉，故曰以盈。○疏：谷，川谷也。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，漢壑盈滿。

萬物得一以生，

註：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。○疏：有識有情，通號萬物，同稟一道，故得生成。○節解曰：謂萬物異形，皆共得一以生，故曰以生。

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

註：言侯王得一，故能為天下平正。○節解曰：謂脾也。位處中黃，以一制化四方，故曰以正。○疏：帝王公侯莫不察道為化，只以無為得一，故能布政天下，放勛文命是也。

其致之，

註：言致誠也，謂下六事也。○御曰：物得道用，因用立名，道存則名立，用失則實喪。故天清、地寧、神靈、谷盈，皆資妙用以政之，故云其政之。○疏：致，得也。通結前六事，咸得一道也。內解云：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，故曰其致之也。

天無以清將恐裂，

註：言天，當有陰陽弛張，晝夜更用事，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，將恐分裂不為天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泥丸不得一，則腦枯頭白齒落，故曰裂。

地無以寧將恐發，

註：言地當有高下剛柔，節氣五行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，將恐發泄不為地也。○疏：發，變動也。言地不能用道寧靜，則恐有崩淪之灾。昔岐山崩，三川震是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丹田不得一，則精氣發泄，故曰恐發也。

神無以靈將恐歇，

註：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，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，恐虛歇不為神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心亂不守一，則身空早老，故曰恐歇。○疏：歇，廢也。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，既無靈驗，將恐歇滅也。

谷無以盈將恐竭，

註：言谷當有盈縮虛實，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，將恐枯竭不為谷也。○節解曰：謂。失其一，則華池不津液，故日竭也。○疏：竭，塞也。言川谷乖一，灾否斯起，致泉源枯竭，流注不通也。

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

註：言萬物生長收藏，當隨時死生，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，將恐滅亡不為物也。○疏：一切萬物得一而生，若喪道乖真，則死滅俄頃。

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。

註：言侯王當屈己下人，汲汲求賢，不可但欲高貴，於人無已時，將恐顛蹶失其位也。○御曰：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，聖人垂教，本為生靈，雖遠舉天地清寧，而會歸只在侯王謙和，守於雌靜之道，則無蹶滅等事。○疏：蹶，敗也。君王不能用道守貴，乖理勃德，將恐神器類覆，社稷傾危，夏桀殷紂，即其人也。

故貴必以賤為本，

註：言必欲尊貴者，當以薄賤為本，若禹稷躬耕，舜陶河濱，周公下白屋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求一長生，當以元氣為母，故曰本也。○疏：貴，尊高也。賤，卑下也。得一之君，故能謙下，失道之主，又致驕矜，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，謙卑是尊高之本，校量得失，故有斯戒。

高必以下為基。

註：言必欲尊貴，當以下為本基，猶築牆造功，因卑成高，下不堅固，後必傾危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道人養精補腦，當用丹田為主，故為基也。○顧曰：夫言高以下為基者，貴非自貴，由乎賤者所崇，高非自高，緣於下者所載。然則貴因賤立，得不以賤為本乎。是以智者務本，故居謙而不危。愚者殉末，故窮高而自墜。

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

註：言孤寡者，喻孤獨也。不穀，喻不能如車穀為眾輻所奏也。王侯至尊貴，能以孤寡自稱，此非以賤為本乎。以曉示於人也。○疏：不穀，猶不善也。王侯貴人智慧，聰達體知，傲是喪身之本，謙是貴盛之基，故撫接下凡，以卑自牧，乃稱孤寡不穀。○顧曰：所以言不穀者，不善也。謂德非物宗，不能總眾之辭，凡上三者，皆人之所惡，而侯王自以為稱，豈非以賤為本乎。

此其以賤為本也，非乎？

註：言非乎者，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。○節解曰：非謂其道是元一歟。

故致數車無車。

註：致，就也，人就車數之，為輻為輪為穀為衡為轅為軸，無有名為車者，故成為車。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，故能成其貴。○疏：箱襲穀輶，假合而

成，徒有車名，數即無實，五物四大為幻亦然，所以身既浮虛，貴將安寄，是以處貴應須謙下。○蔡曰：所言譽者，毀譽也。言有道王侯，卑以自牧，既忘貴賤，亦一毀譽，故人數數譽揚，言其有德，亦不以為貴，數數毀敗，言其無道，亦不以為賤。○顧曰：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立身心，無德可彰，無迹可顯，則深根固蒂，不為是非，欲惡之所抽拔也。

不欲球綠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御曰：碌碌，玉貌，落落，石貌。以賤為本也。

反者道之動，

註：此明權也，反者取其反經合義。反經合義者，是聖人行權，行權者是道之運動，故云反者道之動。

弱者道之用也。

註：此明實也。弱者取其柔弱雌靜，雌靜者，是聖人處實。處實者，是道之常用，故云弱者道之用也。

天下萬物生於有，

註：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，天地有形位，故言生於有。

有生於無。

註：天地神明，蜎飛蠕動，皆從道生，道無形象，故言生於無也，此言本勝於華，弱勝於強，謙虛勝盈滿也。○御曰：夫實之於權，猶無之生有，故行權者貴反於實，用有者必資於無，然至道沖寂，離於名稱，諸法性空，不相因待，若能兩忘權實，雙泯有無，則數輿無輿，可謂超出矣。○疏：有，應道也，所謂無一之氣也。元一妙本，所謂冥寂之地，言天地萬物，皆從應道有法而生，即此應從妙本而起。妙本即至無也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

註：上士聞道，勤苦竭力而行之。○疏：上機之人，智慧聰達，一聞至道，即悟萬法皆空，所以勤苦修學，遂無疑怠。

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

註：中士聞道，治身以長生，治國以太平，欣然而存之，退見財色榮譽，惑於情欲，而復亡之。○御曰：中士可上可下，故疑惑，則若存若亡。○疏：中機智暗，照理不明，雖復聞道，未能妙悟，若斂情歸定，即時得虛心，纔涉世塵，則滯於有境，與奪不定，故云存亡。

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

註：下士貪狠多欲，見道柔弱，謂之恐懼，見道質樸，謂之鄙陋，故大笑。○疏：下機之人，機性愚鈍，聞真道玄遠，至言弘博，心既不悟，謂之虛誕，遂生誹謗，撫掌大笑也。

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註：不為下士所笑者，不足名之為道。○疏：不為凡人所笑，不足稱為聖道。

是以建言有之：

註：建設之道也。設言已有道，當如下六句。○疏：建，立也，言上士所行之道，建在下文有之，則明道若昧等是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註：明道之人，若闇昧無所見知也。○疏：昧，暗也。照達真道之人，昧迹同俗，不顯其明，若愚昧也。

進道若退，

註：進取道者，若退不及也。○疏：大學之人，不見其遠，內雖進修，外若衰退。

夷道若類，

註：夷，平也，大道之人不自別殊，若多比類也。

上德若谷，

註：上德之人若深谷，不恥濁濕也。○疏：勝尚道德之人，與太虛等量，故能包容萬物，若彼空谷也。本欲有作俗字者，言能忘德，不異囂俗也。

大白若辱，

註：大潔白之人若污辱，不自彰顯也。○疏：白，潔淨也。辱，污辱也。言大潔白高行之人，和光同塵，不耀於物，故能混迹揚波，若污辱也。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，即斯義也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註：德行廣大之人，若頑愚不足也。○御曰：大成而執謙也。○疏：言懷大德之士，體道虛忘，故內至有餘，而外若不足。老子傳云：良賈深藏若虛，盛德容貌若愚也。

建德若偷，

註：建設道德之人，若可偷引使空虛也。○疏：偷，盜也。言建立大德之人，藏名匿進，如彼偷竊不用人知，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也。

質真若渝，

註：質樸之人，若五色有淺不明也。○御曰：淳一而和光也。○疏：質，實也。渝，變也，言素質體真之士，寂而動，真而應，變見無常，故若渝也。

大方無隅，

註：大方正之人，無委曲康隅也。○疏：隅，角也。言體道大方之人，因

循順物，不守節操，不立小隅角，所謂上達無節也。

大器晚成，

註：大器之人，若九鼎瑚璉，不可倉卒而成也。○疏：瑚璉九鼎，非一朝可成，喻大學之人，豈近心能證，必須累劫修守，方政虛極，即任公子釣驚是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守一不殆，老則得道。

大音希聲，

註：大音猶雷霆，待時而動，喻當愛氣希言。○疏：希，猶無也。至道至虛，大音寂乎無響，自妙本降迹無聲也。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。瓊音振於宇宙，欲明是迹即本，故言大音希聲。

大象無形，

註：大法象之人，質樸無形容。○疏：大道之象，象而無形也。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，色像遍乎虛空，欲明即有而無，故云大象無形也。

道隱無名。

註：道港隱使人無能指名也。○疏：至道妙本，幽隱窈冥，非形器之所測量，豈名言之能詮辯也。

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

註：成，就也。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。○疏：貸，借也。獨此無名之道，有大慈悲，故能俯救衆生，借其善力，亭毒群品，生化三才，種種方便，趣令成就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

註：道生一，道始所生者一也。一生二，一生陰陽也。二生三，陰陽生和清濁三氣，分為天地人也。三生萬物，天地人共生萬物也，天施地化，人長養之。○榮曰：道生一，虛中動氣，故曰道生。元氣未分，故言一也。一生二，清濁分，陰陽著也。二生三，運二氣三才。三生萬物，圓天覆於上，方地載於下，人主統於中，何物不生也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

註：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，回心而就日也。陳曰：陰陽，道之妙用也，負則在外，抱則在內。#1

沖氣以為和。

註：萬物之中皆有元氣，得以和柔，若胸中有藏，骨中有髓，草木中有空虛，和氣潛通，故得長生。○榮曰：陽氣熱孤，亦不能生物，陰氣寒單，亦不足成形。因大道以通之，借沖氣以和之，所以得生也。

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

註：孤寡不者，穀不祥之名，而王公以為稱者，處謙卑，法空虛和柔也。

○疏：孤獨鰥寡，乃不善之事，以此為惡，人之常情。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，足明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以勸修行之人，必須處心謙順。

故物或損之而益，

註：引之不得推讓心還，文子曰：爭則不足，讓則有餘，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

益之而損。

註：夫增高者攻崩，貪富者政息。○御曰：自損者，人益之。自益者，人損之。故朝宗者善於下，謙弱者德之柄，孤寡為稱，不亦宜乎。御疏曰：故者，仍上之辭也。損，貶毀也。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，則為百姓樂推，尊敬而事之而政益也。或益之而損者，若王公貴寵其身，居上而驕，則下人離散而攻損也。《書》曰：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斯之謂也。○成疏：謙卑柔弱，損己濟物，物必歸之，故生道獲全。矜夸傲誕，益己凌物，物必挫之，故致危敗。危敗是損，全生是益，損益之驗，其義盡然，故言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也。

人之所教，

註：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為強，去柔為剛。

我亦義教之。

註：言我教衆人，使去強為弱，去剛為柔。○御曰：老君云：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，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。○疏：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，我之法門，本崇靜退，貴在虛忘，所以為異。

強梁者不得其死，

註：強梁者，謂不信玄妙，背叛道德，不從經教，尚勢任力也。不得其死者，為天命所絕，兵刃所伐，王法所殺，不得以壽終而死也。

吾將以為教父。

註：父，始也。老君以強梁之人以為教戒之始也。○御曰：吾見強梁者亡，柔弱者全，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。○疏：強梁猶剛躁也，父，始也。言強梁之人必當天折，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。老君雖復演法多端，教門匪一，而每說柔弱為善，剛強為惡，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。父亦本也。○顧曰：言此強梁之士，既不得其死，我即為其立教，說斯無為道德，作其教學之本父也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

註：至柔者水也，至堅者金石也。水能貫堅入剛，無所不通也。○疏：至柔，水也。至堅，金也。馳騁，貫穿之義也。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，喻無為至柔能破有為之累，故下文云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先也。

無有入無間，

註：無有謂道也，道無形質，故能出入無間，通神明，濟群生也。○御曰：無有者，不染塵境也，心中無所有也。無間者，道性自然清淨，妙體混成，一無間隙。夫不為可欲所亂，令心境俱靜，一無所有，則心與道合契，出入無間。○疏：間，隙也。言顛倒之流，見空為有，達觀之士，即有而空，故言無有也。入，契會也，有為粗疏，故有隙。無為微密，故無間也。而即有即無，故能入無間之理也。○車曰：言水之與風，本無質相，金石骨髓，亦無間隙，風之與水，已能縱入，行之所攻。至妙之道，本自無形，煩惱結陋，又無間竅，道之妙惠，早已入訖，原其結縛之由，要其頑執之本，投其悟解之藥，開其正性之機，此即無有入無間也。

吾是以知無為有益。

註：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。

不言之教，

註：道法不言，師之以身。

無為之益，

註：法道無為，治身有益精神，治國則有益於人，不煩勞也。○孫曰：柔能破剛，無能遣有，以是知無為之教，大益於人。

天下希及之。

註：天下者人主也，希能有及道之無為治身治國也。○疏：所謂不言，非關杜口。在理即有即無，在教亦即言即默。即言即默，故名不言之教。即有即無，故名無為之益。益既不益而益，教豈教而教哉，斯乃窮理盡性，蓋世之談，世間名教罕能及者，故言天下希及之。○顧曰：則天玄默，而風俗自移，故曰不言之教。法道無為，人物自化，故言無為之益。

名與身孰親？

註：名遂則身退也。○御曰：名者實之賓，世人徇名以亡身，故設問誰親，欲令去功與名，而全其真。○疏：身，內也，實也。名，外也，賓也。孰，誰也。世人皆求外喪內，貪名喪實，何者？夫令譽芳名，本為身也，身既為名，身死名竟何施。老君愍茲顛倒，故覆云名之與身，誰是汝親乎，而汝貪名忘身耶。以斯格量，親疏可見，故《莊子》云：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。

身與貨孰多？

註：財多則害身。○御曰：徇多將以求財，財得而亡身，故設問孰多，欲令擲玉毀珠，以全其身。○疏：夫資貨者，本為我身，迷惑之徒，喪身徇貨，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，為聚貨喪身利多耶。故《莊子》云：盜跖死利於束陵之上。

得與亡孰病？

註：好得利則病於行也。○疏：夫多責得財必喪己，少欲亡貨則存身。然則得是喪己之徵，亡是存身之驗，喪己可以為病，存身可以為樂，世人翻以得為適，以亡為病者，不亦謬乎。故教主言：得與亡，定誰是病。

甚愛必大費，

註：甚愛色，費精神，甚愛財，遇禍患，所愛甚少，所亡者多，故言大費。○疏：費，損也。為是義，故甚愛名譽之人，必勞形休心，費神損智，此一句解名也。

多藏必厚亡。

註：生多藏於府庫，死多藏於丘墓，生有攻劫之憂，死有掘塚剖棺之息。○疏：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，必有劫盜之息，非但喪失財物，亦乃害及己身，其為敗亡，禍必深厚。故《書》云：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莊云：大儒臚，傳曰：青青之麥，生於陵陂。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為。於是金鎚控其頤，徐別其頰，無傷口中珠是也。此一句解貨。

知足不辱，

註：知足之人，絕利去欲，不辱其身。○疏：體知財賄虛假，守分不貪，清康知足，故無恥辱，此一句解貨。

知止不殆，

註：知可止則止，財利不累於身心，聲色不亂於耳目，終身不危殆也。○疏：既悟名譽非真，所以止而不著，全身遠害，故無危殆。上經云：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此一句結名。

可以長久。

註：人能知知足，則福祿常在於己，治身則神不勞，治國則民不擾，故可長久。○疏：知止於名，知足於貨，忘名忘利，則可長可久。此一句總結名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竟

#1案此條注文，見於道藏本陳象古《道德真經解》卷下。象古為北宋末承議郎。故可知本書應出於北宋末南宋初，絕非南齊顧歡所述，亦非唐人編集也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大成若缺，

註：謂道德大成之君也，若缺者，滅名藏譽，如毀缺不備也。

其用不弊。

註：其用心是則無弊盡時也。○御曰：謙則受益，故無困弊時也。○疏：言行業大成就之人，能忘其成，故雖大成，如似缺少不足也。只為能忘其成

，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。是以《莊子》云：小成隱道也。夫成者不缺，缺者不成，而今成而似缺者，忘缺忘成。故不見成而缺，故如缺而實成，不見缺而異成，故大成而似缺也。

大盈若沖，

註：謂道德大盈滿之君，若沖者，貴不敢驕，富不敢奢。

其用不窮。

註：其用心如是，則無窮盡時也。○疏：沖，虛也。靜，盡也。言道德大滿之人，能滿其滿，故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。只為忘滿沖虛，故能利用無竭也。夫滿者不虛，虛者不滿，而今滿而虛者，欲明忘滿忘虛，故能即虛即滿，滿而若虛。

大直若屈，

註：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，若屈者，不與俗人爭，如可屈折也。

○疏：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，故能混迹同塵，委曲隨物，故若屈也。是知直躬小直也。

大巧若拙，

註：大巧謂多才衍也，若拙者，亦不敢見其能也。○疏：匠成萬物，鑪錘群生，有大功巧而忘功用，晦迹同凡，故若拙也。《莊子》云：彫刻眾形而不為巧，是知工唾小巧也。

大辯若訥。

註：大辯者，智無疑。如訥者，無口辭。○御曰：不飾小說也。○疏：妙能剖析真空，詮量玄極者，言所不能言也。不同世間。才捷利，故言蹇訥也。

《莊子》云：不言之辯，亦云大辯不言。是知楊墨小辯也。

躁勝寒，

註：勝，極也。春夏陽氣躁疾於上，萬物盛極則寒，寒則零落死亡也。言人不當剛躁也。

靜勝熱。

註：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，極則熱，熱者生之原也。○疏：躁，陽也。靜，陰也。勝，極也。言四時運轉，陰極陽生，陽極陰起。陰起故一切凋落。陽生故庶物咸盛。喻靜是長生之本，躁是死滅之原，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。又解：從本降迹，即躁勝寒。患迹歸本，即靜勝熱。以明動靜適時也。○顧曰：物極則反，動極則靜，靜極則動，從此而觀，盛極則衰，衰極則盛，人間諸法，例皆如此。既非常保，何所貪求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，無得無失，而五種大行，自清自靜，不為寒熱所侵，始為天下之正主云云。

清靜以為天下正。

註：能清能靜，則為天下長，持正則無終已時也。○疏：清虛寧靜，可以自利利他，以正治邪，故為天下正。此則結釋靜勝躁，優劣之義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得入深山，行清淨，守自然，則為真人也。

天下有道，

註：謂人主有道也。

卻走馬以糞。

註：糞，田也。兵甲不用，卻走馬以治田農也。治身者，卻陽精以糞其身也。○御曰：有道之主，無為化行，既不貪求，故無交戰，屏卻走馬之事，人得糞於田園。○疏：言有道之君，種於天下，干戈靜息，偃武修文，宇內清夷，無為而治，故能卻馳走之馬，以糞農田。治身者卻六根兵馬，以道糞心，故孟子云：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。

天下無道，

註：謂人主無道。

戎馬生於郊。

註：戰伐不止，戎馬生於郊境之上，久不還也。○疏：郭外曰郊，無道之君，臨於海內，禽荒色荒，四方不靜，多貪境土，好行征伐，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。且輕身躁競之夫，心不懷道，縱於六根兵馬，馳騁塵境之中，故云生於郊也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

註：好色欲也。○疏：罪者摧也，言為苦之所摧逼也。前境美麗，稱可欲之心，故言可欲也。然境能逼心，是起罪之緣，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。故上經云：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禍莫大於知不足，

註：富貴不能自禁止。○疏：禍即罪之深重者也，言心貪前境，不知厭足，害人損物，為罪日深，非唯災及一身，亦乃禍延三族。

咎莫甚於欲得。

註：欲得人物，利且貴也。○御曰：殃咎之大，莫大於欲，欲得禍深，故云咎也。○疏：咎，考責也，欲得之心，略無涯際，其為咎責，莫甚於斯，格量深淺，禍重咎輕，欲備顯物情，故具彰二釁。

故知足之足，

註：守真根也。

常足矣。

註：無欲也。○疏：守分不食於行便足，恒無闕少，故言常足。欲明貴競之類，遭禍遇殃，知足之人，恒居安泰，先病後藥，故繼此文。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

註：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以己身知人身，以己家知人家，所以見天下也。○疏：戶者謂知覺，攀緣分別，等門戶也。有道之人虛懷內靜，不馳心於世境，而天下之事悉知，此以真照俗也。

不窺牖，以見天道。

註：天道與人道同，天人相通，精氣相貫，人君清靜，天氣自正，人君多欲，天炁煩濁，吉凶利害，皆由於己。○御曰：垂拱無為，不出教令於戶外，而天道可知也。○疏：牖，根竅也，天道自然之理，褻體坐忘，不窺根竅，而真心內朗，睹見自然之道，此以智照真也。戶通來去，從真照俗，窗牖內閉，喻返照真源也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註：謂去其家觀人家，去其身觀人身，所觀益遠，所知益少。○疏：顛倒之夫，不能照理，其心逐境，彌遠而無厭，其知淺近，暗昧而少鑒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

註：聖人不上天，不入淵，能知天下者，以心知之也。○疏：不行者，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，能體知諸法實相，譬懸鏡高堂，物來斯照，而無心也，故《莊子》云：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于天矣。

不見而名，

註：上好道，下好德，上好武，下好力，聖人原小以知大，察內以知外。○疏：不見者，了知諸法虛幻，無可見之物也。而名者能正名百物，垂迹顯教，不見而損情欲，文飾日以消損也。○御曰：不窺牖，故云不見，人和天順，故能名其太平。

不為而成。

註：上無所為則下無事，家給人足，萬物自化就也。○疏：不為者，凝神寂澹，絕於有為也。而成者能施化群品，成就學人，此明寂而動也。

為學日益，

註：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，日益者，情欲文飾，日以益多。○疏：為，修營也。學，俗學也。言修俗學之人，銳情分別，故累欲日增也。

為道日損。

註：道謂自然之道，日損者，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。○御曰：為學日益見聞，為道者日損功行。益見聞者，為修學之漸，損功行者，為悟道之門，是故因益以積功，功忘而體道矣。○疏：為道謂修道也。言修道之士，虛夷恬淡，所以智德漸明，累惑日消也。

損之又損之，

註：損之者，損情欲也。又損之者，所以漸去也。

以至於無為。

註：當恬淡如嬰兒，無所造為也。○疏：為學之人，執於有欲，為道之士，又滯於無為，雖復深淺不同，而俱有患。今欲治此兩執，故有損益之文，既而前損損有，後損損無，二偏雙遣，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。

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註：情欲斷絕，德與道合，則無所不施，無所不為也。○御曰：為學積功行，為道忘損之，雖損功行，尚有欲損之心，兼忘此心，至於淡然無為。方彼鏡象而無不應，故無不為。○疏：即寂而動，即體而用，故無不為也。上經云：道常無為無不為。

取天下常以無事，

註：取，治也。治天下常當以無事，不當煩勞也。○疏：取，攝化也。言攝取宇內蒼生，令其歸善者，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。雖復應物施為，而心未常有事，此即動而寂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孰弊弊焉，以物為事乎。

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註：及其好有事，則政教煩民不安，故不足以治天下也。○疏：其心未虛忘，以事為事而有事者，斯事異無事，無事異事，動異於寂，寂乖於動，如此之人，不足以攝化天下也。

聖人無心，

註：聖人不重改更，貴因循，若似無心也。

以百姓心為心。

註：百姓心之所便，因而從之。○疏：體道洞忘，虛懷絕慮，與死灰均其寂泊，故無心也。百姓，衆生也。然聖人無心，有感斯應，應隨物感，故以百姓心為心，心既無心，心應亦不應。○節解曰：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，則流布百節，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，故日以百姓心為心也。

善者吾善之，

註：百姓為善，聖人因而善之。

不善者吾亦善之，

註：百姓雖有不善者，聖人化之使為善也。○疏：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，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。普以平等勝教化之，令其得善，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。

德善矣。

註：聖人德化，百姓為善矣。○節解曰：謂行一養神，神和形柔，邪去正存，骨堅隨真，故日得善矣。

信者吾信之，

註：百姓為信，聖人因而信之。

不信者吾亦信之，

註：百姓為不信，聖人化之使信也。

德信矣。

註：聖人德化，百姓為信矣。○御曰：欲善信者，吾因而善信之。不信者，吾亦以善信教之，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。○疏：信謂聞經戒愛樂，不信謂不樂道文，聖人以空行慈悲，平等救度，不問信與不信，皆令得益，而普發信心。故真迹紫微夫人曰：信者得失之關鍵。又經云：信者學道之樞機也。一問曰：聖人無心，有感必應，不感不應者，則信者方教，不信者不教，而令信與不信，一種教之，亦應感與不感，一種皆應。答曰：應有通有別，如治在玄都玉京，而恒救三界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。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，授尹真人道德之文，此則別應。若別應則待別感，通應則尋常慈照，故上經云：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信一也，一亦信人，人不信一，一由人生，故道常得其信也。

聖人在天下怵怵，

註：聖人在天下，常怵怵恐懼，富貴不敢驕奢。○疏：怵怵，動懼之貌也，言無心赴感。聖人其在天下也，恆布大慈，護救蒼生，恐其沒溺，故怵怵而動懼也。

為天下渾其心，

註：聖人為天下百姓混濁其心，若愚暗不通也。○疏：渾沌，無分別也。言凡夫感情滯境，妄生去取，聖人欲渾沌其心，令無分別，勤懼之義，即斯謂也。
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

註：注，用也。百姓皆用其耳目，為聖人視聽。○疏：河上作注，諸本作淫。淫者染滯也，顛倒之徒，迷沒世境，縱恣耳目，滯著聲色，既而漂浪長流，愆非日積，聖人愍其困苦，故顯其病。六根之中，遍舉兩者，欲明此二患最深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耳目聲色為子留愆，然舉一根，諸根可悉，為文備故也。

聖人皆孩之。

註：聖人愛念百姓，如育赤子，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。○疏：衆生妄淫耳目，淪沒愛河，聖人勤懼慈救，義同赤子，哀其無識，故如嬰兒之可愍。

出生入死。

註：出生，謂情欲出於五內，魂定魄靜，故生也。入死，謂情欲入於胸臆

，精神勞惑，故死也。○御曰：了悟則出生，迷執則入死。○疏：出生者，超凌三界，出離死生。入死者，沈淪三塗，沒溺生死，若解生死義者，從無出有，以釋生為生，自有還無，以釋滅為死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註：言生死之類，各有十三，謂九竅四關也。其生也，目不妄視，耳不妄聽，鼻不妄嗅，口不妄言，舌不妄味，手不妄持，足不妄行，精不妄施，其死也反是。○疏：徒，類也。言九竅四關，凡聖俱有，聖人忘之，故出三界。凡夫執著，故入六道。入六道則死之徒，出三界則生之徒。
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

註：人欲求生動作，反之十三死地也。○疏：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，蓋為執此十三，滯於前境故也。

夫何故？

註：問之何故，動之死地也。○疏：假設疑問，以生後答。

以其生生之厚。

註：所以動之死地者，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，違道件天，妄行失紀也。

○疏：言人不能體道忘生，而執生為有，多積物產，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，故動之死地，此一句答前問意也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

註：攝，養也。○疏：蓋不盡問之辭，猶竊聞也。攝，衛也，養也。言善攝衛養生之人，淡泊虛夷，不染塵境，攝衛之美，自顯下文。

陸行不遇兕虎，

註：自然遠避，害不干也。○疏：陸，平地也。兕，毒獸，一角，形如野牛，青色。言善攝生之人，不為毒獸所觸。內解者言，平居安靜，不為煩惱所加也。

入軍不被甲兵。

註：不好戰以殺也。○疏：言攝生之人，不入行陣，亦不為干戈所害。內解者，縱入塵境，亦不為色等所傷。

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

註：養生之人，兕虎無由傷，兵刃無由加也。○御曰：善攝理生之人，心照清淨，無貪取之意，故外物不可加害。○疏：諸本言駐。駐，立也，措，安也，兕遇物即觸，喻痴人也。虎性躁暴，喻噴也。兵刃銳利，能傷於人，喻食也。言善攝生者，妙體真空，故雖處世間，而不為三毒所害也。

夫何故？

註：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也。○疏：假設疑問有何事，故得政如此。

以其無死地。

註：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，言神明營護之，此物自然不敢害也。○御曰：以其順化無私，不以死為死，則物不得害其生，故云無死地也。○疏：夫見有身者，故以身為死地也。今善攝生之人，忘於身相，即身無身，故無地之可死也。既無死地，三毒何所加乎。○節解曰：謂聖人懷精神守一，行氣握固胎息，故使此物不害之。道處其心，真氣俱存，故無刑殺之地也。

道生之，

註：道生萬物。

德畜之。

註：德，一也，一生布炁而畜養之也。○御曰：物得以生，養萬類也。

○疏：至道虛玄，通生萬物，上德慈救，畜養群生也，故云道生德畜也。

物形之，

註：一為萬物設形象。

勢成之。

註：亦云勢成之，一為萬物作寒暑炁勢以成之。○疏：陶瑩心靈，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註：道德所為，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。○御曰：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，故尊貴之。○疏：道德生育，具如前旨，蒼生荷賴，日用不知，是以勸示令崇尚也。

道尊德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註：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，應之如影響也。○御曰：言道德之尊貴，非假爵命，但生成之功，被物而常，自然貴也。○疏：世上尊榮，必須品秩，所以非久。而道德尊貴，無關爵命，故常自然。

故道生之、畜之、長之、育之、成之、熟之、養之、覆之。

註：言道之於萬物，非但生之而已，乃復長養成熟覆育，全其性命。人君治國治身，亦當如此。○疏：重迭前文，以生後句。而舉道不言德者，明德不異道，而文略故也。《西升經》云：道德渾沌，玄妙同也。長之者，謂增其善芽。育之者，謂進其功行也。成熟者，謂以無上妙法，瑩飾物心，令其道果成就，德業淳熟，此猶迭前語，來生後文也。養覆者，養謂酬其果報，覆謂鷹以大慈也。已上四雙，明利物之德，以下三德，明能遣其功也。

生而不有，

註：道生萬物，不有所取，以為利用。○疏：雖復能生萬物，實無物之可生，芻狗其情，故即生而不有，有即有而不有，生亦生而不生，此遣道生之也

為而不恃，

註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。○疏：既生成萬物，不有其生，施為法教，於何可恃，此遣德畜之也。

長而不宰，

註：道長養萬物，不宰割以為利用也。○疏：長養蒼生，功伴造化，而能所俱幻，誰其宰乎，此遣長之等四雙也。

是謂玄德。

註：道之所行，恩德玄闇，不可得見也。○疏：是則指於上句，謂則言及下文。玄者深遠之名，德以證護為義，指前體道之士，利物忘功，以法目人，可謂玄德。○車曰：道為陽極，陽即天也。天以運動，所以生萬物。德為陰極，陰即地也，地以包含，所以畜萬物。受炁日生，養形曰畜，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。成之者，因其業勢而成就之。業勢應合為人，即為作人形而成就之。○蔡曰：為諸衆生作四時之勢，成就萬物，此說在前。

天下有始，

註：始有道也。

以為天下母。

註：道為天下萬物母也。○御曰：始者沖和之妙黑也，言此妙炁生成萬物，有茂養之德，故可以為天下母也。○疏：始道本母，道述也，夫玄道妙本，大智慧源，超絕名言，離諸色象，天下萬物，皆從此生。今抗言者，欲令人識根知本，故經云：萬物始也。以為母者，言從本降迹，導引蒼生，長之育之，如母愛子，故上經云：有名萬物母。○蔡曰：始，本也。言一切衆生，沈淪五慾，不知根本，隨流逐末漂浪生死。故老君舉本示之，明天下有清虛炁為道德，為汝根本，且始則無先，母則有功，取其生物，故稱始也。育之功，遂稱母也。

既知其母，又知其子；

註：子，一也。既知得道，以當復知一也。○御曰：萬物既得沖炁茂養，以知其身，即是沖炁之子也。○疏：夫本能生迹，母能生物，既知道是我母，即知我是道子，從道而生故也。經曰：虛無自然，是真父母。
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

註：以知其一，當復守道，反無為也。○蔡曰：既知己是道子，從而得生，則須守清靜無為，復歸其母，便與道同也。

役身不殆。

註：不危殆也。○御曰：既知身是沖炁之子，當守此沖和妙炁，不令離散

，則終沒其身無危殆也。○疏：既知我是道子，應須歸復守其母也。但能歸根守母，守道會真，迹雖有沒有存，而本無危無殆。何者，夫道能生物，道即是本。物從道生，物即是末。而未能攝本，所以須歸其母。母能生子，所以須守其母。守母則久視長生，歸本則投身不殆，故勸之也。《西升經》云：常能養母，乃能長久。

塞其兌，

註：兌，目也。使目不妄視。

閉其門，

註：門，口也，使口不妄言。○疏：上雖勸其守母，猶未示其修守之方，故次下文具顯守復方術，即閉塞等是也。兌，口也。而六根之中，偏舉兌者，明江既是三業，又沾六根為罪多也。門，五門。閉五門，不染塵境也。前舉兌是根之別，此言門是根之總也。但閉塞之義有兩，一者斷情忍色，柄托山林，或卻掃閉門，不見可欲。二者體知六塵虛幻，根亦不真，內無能染之心，外無可欲之境，既而恣目之所見，極耳之所聞，而恆處道場，不乖真境，豈日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。蓋不然乎，斯乃閉塞之妙也。

終身不勤。

註：人當塞目不妄視，閉口不妄言，則終身不勤苦矣。○疏：勤，勞苦也。夫學道多端，行門匪一，或靜心而避塵境，或即境而體真源，深淺糾紛，寔唯多種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動則有劫載自，唯甚苦勤也。但能依前閉塞，即境而真，心性閑寬而無勞倦，可以盡年，終而不苦勤也。

開其兌，濟其事，

注：開其五欲之門，濟其六塵之事，心神內疲，耳目外困，終身勞倦也。

終身不救。

註：禍亂成也。○疏：及愚者為之，即開眼耳等根，濟於聲色等事，終身耽染，沒命貪淫，縱使大聖大慈，良亦目擊不能救也。

見小曰明，

註：萌芽未動，禍亂未見，為小昭然，獨見為明也。○御曰：人能於事微小，則，見而改行，可謂明也。○疏：見，觀照也，小，微細之名也。至妙之理也，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，智慧日日增明，故上經云：觀其妙也。

守柔日強。

註：守柔弱者，日以強大。○疏：既能見小，則智慧增明，復能用道，兼知柔弱，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。夫學之初，有定有惠，有行有解，見小即是惠定之門，用柔即是行解之衍。故六度之中，有行有解，前五是行，後一是解，解則是惠是空，行則兼空兼有，而以空導有，以有資空，欲明資導之能，故

言用柔見小也。

用其光，

註：用其目光於外，視時世之利害。

復歸其明，

註：復當反其光明於內，無使精神泄於外也。○疏：光，照外也。既即照而忘，韜光晦迹，歸明於昧，故云復歸其明也。下文云光而不耀也。《莊子》云：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。

無遺身殃，

註：內視存神，不為漏失。

是謂習常。

註：人能行此，是謂習修常道也。○御曰：遺，與也。言還守內明，則無與身為殃答者，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。○疏：既即照而忘，行圓德滿，諸累以盡，無復遺餘之殃答也。亦云：遺，與也，無復與身之殃釁也。行業圓備，諸累復盡，傳經主教允屬其人，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，紹隆真教也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

註：介，大也。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，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，我則行於大道，躬行無為之化。○節解曰：吾夙夜介介，心念守一於身也。○王及羅什二家云#1：介，小也，我小有所知，則便行於大道也。

唯施是畏。

註：唯，獨也。獨畏有所施為，恐失道意，欲賞善恐偽善生，欲信忠恐詐忠起。○御曰：老君言：若使我耿介，矜其有知，欲行大道，既與道不合，故唯所施為，是皆可畏之也。○疏：使我者，假設之辭也。知，分別也。介然，微小也。言正真之道，甚自平夷，假使我微介起心，以知行道者，深不可也。何者，夫至道虛通，妙絕分別，在假不假，居真不真，真假性齊，死生一貢，入九幽而不昧，出三界而不明，履危險而常安，臨大難而無畏也。今乃起心分別，乖於至道，諸所施為，動之死地，故可畏也。

大道甚夷，

註：夷，平易也。

而民好徑。

註：徑邪不平也，夫道甚平易，而民好從徑邪也。○疏：夷，平正也。徑，邪道也。言至理平等，甚無分別，顛倒之類，背正向邪，遂使大道陵遲，小成孔熾。○節解曰：謂人好邪偽，行妄徑也。

朝甚除，

註：高臺榭，修官室。○疏：無道之君，好行邪徑，不崇樸素，唯尚華侈

，既而除其故宇，更起新宮，彫楹刻楠，窮乎綺麗。

田甚蕪，

註：農事廢，不耕治，失時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不修其一，朝夕自飾而生病，故心荒穢也。○疏：徭役既繁，農夫喪業，東皋不作，南畝荒蕪。

倉甚虛，

註：五穀傷害，國無儲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不守固其一，則五藏空乏，故曰虛也。○疏：稼穡有退，國用無貲，杼軸既空，倉廩斯罄。

服文彩，

註：好飾偽，貴外華也。

帶利劍，

註：上剛強，武且奢。○御曰：文德不修，尚武備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好華服於身，一去邪來，帶利劍，仗刃備，為鬼邪所病。

厭飲食。

註：多嗜欲，無足時。○疏：黼黻文繡，以麗其身，干將莫耶，以衛其命，嚙醴羶腥，以爽其口，不崇上德，不恤下民，嗟乎饕餮，一至於此。

資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

註：百姓不足，而君有餘者，是由劫盜以為服飾，持行夸人，不知身死家破，親戚并隨之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，一去其中，百病并生，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。

非道也哉。

註：人君所行如是，死非道也。復言也哉者，痛傷之辭。○御曰：矜其有知，動以成弊，行同盜竊，仍自矜誇，誇盜非道，適令興嘆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不行一，但念好服美食，可以為盜賊，不能止病卻死，故非道也。○疏：多貲多斂，如盜如賊，既畜既積，且矜且夸，乖理悖德，謂之非道。行人道心解之者，朝甚除，無善功。田甚蕪，心荒廢。倉甚虛，無道德。服文綵，好飾詞。帶利劍，貪心銳。厭飲食，耽滋味。資貨有餘，積不散也。

善建不拔，

註：建，立也，善以道立身立國者，不可得引而拔之也。○疏：建，立也。拔，傾也。能建立道心之人，志願堅固，直至道場，不可傾拔也。王、盧曰：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，乃名車也。君以衆人共載，乃成君也。然無材，車何以為有。無人，君何以為高。故愛車者當須重材，寶元者當須守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道真無名抱一，內守不外求，故曰無譽也。

善抱者不脫，

註：善以道抱精神者，終不可拔引解脫也。○疏：抱，持也。脫，失也。

前句發心，此句起行也。言善持真行之人，一之永得，終無差失。

子孫祭祀不輟。

註：御曰：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，功施於後，愛其甘棠，況其子孫乎？而王者有功，宗有德，故周之興也，始於后稷，成於文武。周之祭也，郊祀后稷，宗祀文王，故雖卜代三十，卜年七百，毀廟之主流溢於外，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。

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

註：修道於身，愛氣養神，益壽延年，其德如是，乃為真人。○疏：以前之學行，修營其身，既而能所相應，道德真實也。

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

註：修道於家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順，夫信妻貞，其德如是，乃有餘慶，及於來世子孫。

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

註：修道於鄉，尊敬長老，愛養幼少，教誨愚鄙，其德如是，乃無不覆及也。

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；

註：修道於國，則君信臣忠，仁義自生，禮樂自興，政平無私，其德如是，乃為豐厚也。○疏：五等諸侯，清虛修道，遂致域中寧謐，內外無虞，豈非賢聖之君，德行豐贍者也。

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註：人主修道於天下，不言而化，不教而治，下之應上，信如影響，其德如是，乃為普博也。○疏：九五之君，用道而治，端拱玄默，天下太平，是以萬國來朝，四方歸附，化無不被，其德能普。

故以身觀身，

註：以修道之身，觀不修道之身，誰亡誰存。

以家觀家，

註：以修道之家，觀不修道之家也。

以鄉觀鄉，

註：以修道之鄉，觀不修道之鄉也。

以國觀國，

註：以修道之國，觀不修道之國也。

以天下觀天下。

註：以修道之主，觀不修道之主也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註：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，背道者亡，以此觀之而知也。○疏：夫堯舜所以升平者，有道故也。桀紂所以淫亂者，無道故也。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，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，乃至家國利害，斷可知矣。故老君假設云：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，只以此格量，足為龜鏡矣。

含德之厚，

註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。

比於赤子。

註：神明保佑含德之人，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。○疏：含懷道德，甚自淳厚，欲表其狀，故取譬嬰兒，嬰兒之行，具列於下文。

毒蟲不螫，

註：蜂蔓蛇虺不螫之也。

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註：赤子不害物，物亦不害之，故太平之世，人無貴賤，皆有仁心，有刺之物，還反其本，有毒之蟲，不傷於人。○御曰：至人神矣，物不能傷，既無害物之心，故無毒螫之地，此至人之含德也。○疏：毒蟲，蛇虺類也。攫鳥，鷹鶴類也。猛獸，兕虎類也。螫，行毒也。搏，擊觸也。言赤子不犯前境，故不遭三物所加，喻含德妙達，故不為三毒所害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。

註：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，以其意專心不移也。○疏：言赤子筋骨柔弱，手握堅固，喻含德心性柔弱，順物謙和，雖復混達同塵，而靈府潔白，在染不染，故言握固，此一句明意業冷也。

未知牝牡之合而歧作，精之至。

註：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，而陰作怒者，由精氣多之所致也。○疏：《字林》云：峽，小兒陰也，言赤子初生，未解雌雄交合之道，而陰怛怒作，乃精滿室之至也。況含德體道淳和，無為虛泊，雖復揚波處俗，聞見色聲，而妙悟真空，不見合和之相，蓋以精粹之至，此一句明身業冷也。

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。

註：赤子從朝至暮，啼號聲不變易者，和熙多之所致也。○御曰：赤子骨弱筋柔，而能握拳牢固，未知陰陽配合，而和氣之源動作者，由精粹之至。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，由純和之至，此赤子含黑也。○疏：為無心作聲，和氣不散也，況含德妙達真宗，故能說無所說，雖復辯彫萬物，而不乖於無言，此一句明口業冷也。前言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者，為無心作聲，和氣不散也。

知和曰常，

註：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，則為知道之常也。○御曰：能如嬰兒

，固守和柔，是謂知常之行者也。○疏：知此不言之言，是淳和之理者，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。

知常曰明。

註：人能知道之常行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。' ○疏：知於真常之道，是日智慧明照也。益生日祥。註：祥，長也。言益生欲自生，日以長大。○疏：祥，多也。凡惑之人，不體生無生相，多食世利，厚益其生，所以煩惱障累，日日增廣。

心使氣日強。

註：心常專一為和柔，故神氣實內而形柔。若反使妄有所為，則和氣去於中，故形體日以剛強。○御曰：心有是非，氣無分別，若役心使氣，是日強梁之人。○疏：心，神也。氣，身也。物情顛倒，觸類生迷。豈知萬物皆空，身亦虛幻，既而以神使形，驅馳勞役，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。

物壯則老，謂之非道，

註：萬物壯極則枯老，枯老則不得道矣。○疏：夫盛者鈴衰，物壯則老，是知益生使氣，足驗無常，既曰無常，故非真道。

非道早已。

註：不得道者早已，早已者，死也。○御曰：凡物壯，極則衰老，故戒云矜壯恃強，是謂不合於道，當須早已。已，止也。○疏：已，止也。既非真道，應須止而勿為也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竟

#1云：原作『亡』，當作云。

#2代：原作『伐』，當作代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知者不言，

註：知者貴行不貴言。○疏：知道之士，達於妙理，知理無言說，所以不言。故《莊子》云：道無問，問無應，無為謂是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一不可說也。

言者不知。

註：駟不及舌，多言多患。○疏：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，所以不知。故《莊子》云：有問道而、應之者，不知道也。知與黃帝是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說者不知一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

註：塞閉之者，欲絕其源。○御曰：了悟者，於法無愛染，於言無執滯

，故云塞其兌。既無愛染，則嗜欲之門閉矣。○疏：塞者息言論，閉者制六情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閉塞九竅，固精守氣也。

挫其銳，

註：人情欲有所銳為者，當念道無為，以挫止之。○疏：止貪競也。

解其紛，

註：紛，結恨不休者，當念道淡泊以解釋之。○疏：釋患怒也。

和其光，

註：雖有獨見之明，當和之使闇昧，不使耀亂人也。○疏：接愚俗也。

同其塵，

註：不當自別殊也。○疏：混世事也。上來數句，前已具釋，今略帖文，不復詳辯。所以重言者，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，故重出之也。

是謂玄同。

註：玄，天也，人能行此上事，是謂與天同道也。○疏：前既斷伏身心，次則和光晦迹，所以行圓德滿，故與玄理符同。○裴曰：光，智也。塵、愚也。衆生飾智以耀人，縱愚以染患，聖人和光不耀，同其塵也。

故不可得而親，

註：不以榮譽為樂，獨立為哀。○御曰：玄同無私，故不可得而親也。

故不可得而疏；

註：志靜無欲，與人無怨。○御曰：汎然和衆，不可得而疏。○疏：道契重玄，境智雙絕，既兩忘於物我，亦一觀乎親疏。

不可得而利，

註：身不欲富貴，口不欲五味。○御曰：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。

亦不可得而害；

註：不與責爭利，不與勇爭氣。○御曰：無欲可爭，故不可得而害。○疏：夫利害者，與乎存亡死生，無變於己，况利害之間乎。故《莊子》云：不就利，不違害。

不可得而貴，

註：不為亂世主，不處闇君位。○御曰：體道自然而然，故不可得而貴。

亦不可得而賤。

註：不以乘權而驕，不以失志故屈。○御曰：洗然無瑕滓，故不可得而賤。○疏：夫富貴者興乎榮辱也，故毀譽不動，寵辱莫驚，故不可以貴，以貴賤語其心也。

故為天下貴。

註：其德如此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屈，與世沉浮，容身避害，故為天

下貴也。○御曰：體了無滯，言忘理暢，銳紛盡解，光塵亦同，既難親疏，不可貴賤，故為天下貴。○疏：既遣蕩乎親疏，又虛忘於利害，毀譽不關其慮，貴賤莫屈乎懷，故蒼生荷戴而不辭，群品樂推而不厭，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。

以正理國，

註：以，至也。天使正身之人，使至有國也。○疏：以，用也。政謂名教法律也，治，輯理也。夫聖人馭世接物，隨機運權，道以行兵用實，智以理國，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。

以奇用兵，

註：奇，詐也。天使詐偽之人，令其用兵也。○疏：奇，竊詐也。尅定禍亂，應須用兵，兵不厭詐，必資奇譎，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治身者正於心，不以。兵自傷也。國，身也。

以無事取天下。

註：以無事無為之人，使取天下為之主。○御曰：在宥天下，貴乎無為，若以政教理國，奇詐用兵，斯皆不合於道。唯無事無為，可以取天下。○疏：文武之道，應物隨時，譬彼遞廬，方茲芻狗，執而不遣，更增其弊，未若無為無事，凝神姑射之中，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，以斯化物，物無疵癘，用此治民，民歌擊壤，攝取之妙，其在茲乎。

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？以此。

註：此，今也，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，以今日所見知之。○御曰：以此，下文知之也。○疏：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，用此下文則知之也。

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

註：天下謂人主也，忌諱謂防禁也，令煩則姦生，禁多則下詐，共相欺給，故貧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有為也。○疏：刑法嚴舉，罹罪者衆，民不安業，所以彌貧。治身者，不能率性任真，而篤於禁忌，內無道德，故貧也。一句解以政。

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

註：利器者，權也。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，聽者惑於耳，上下不親，故國家昏亂矣。○御曰：利器謂權謀，人主以權謀為多，不能返實，下則應之以譎詐，故令國家滋益昏亂。

人多仗巧，奇物滋起；

註：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，多知仗巧，刻畫官宇，雕琢章服，奇物滋起，下則化上，飾金鏤玉，文繡綵色，日以滋起。○疏：知巧謂機心也。奇物謂

戰具也。言在上好武，下必順之，故各起異端，競獻知巧，野戰攻城，機械非一，多呈奇物，以取洪勛，治身者多知巧許，食取前境，分別之心，日益其弊，此一句重釋用兵也。

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
註：法，好也。珍好之物，滋生彰著，則農事廢，饑寒并至，故盜賊多有也。○御曰：無為既失，法令益明，竊法為奸，盡成盜賊，豈非多有乎？○榮曰：珍好之物，為法物也。多貴金玉，盜賊斯起也。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，禮所以整亂作。○陳曰：亦自然之理也，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，多利器則權在下也，多仗巧則蕩心之所生也，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。
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

註：故聖人云，謂下事也。我無為而民自化，聖人言我修道承天，無所改作，而民自化成也。節解曰：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。○疏：主上虛淡無為，下民自化，改惡從善，言老君自是聖人，托攝謙之聖化，故《莊子》云：寓言十九也。

我無事而民自富，

註：我無徭役徵召之事，民安其業，故皆自富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脈充溢也。○疏：心既無為，迹又無事，四民居業，六合同歡，輕徭薄賦，不富如何。

我好靜而民自正，

註：聖人言我好靜，不言不教，民皆自忠正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虛心不邪念，則氣存形中也。○疏：在上好靜，不擾於民，民稟淳風，自歸正道。

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註：我常無欲，去華文，微服飾，民隨我以為質樸。○節解曰：謂人無情欲，守一堅固，則精氣淳厚，不衰耗也。○疏：君上寡欲少私，清康潔素，則百姓知足守分，歸於淳樸也。自聖人已下數句，并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。

其政悶悶，

註：其政教寬大，悶悶昧昧，似若不明

其民醇醇。

註：政教寬大，故民醇醇富厚，相親睦也。○疏：悶悶，寬裕也。淳，質樸也。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，下民從化，皆多淳樸也。

其政察察，

註：其政教急疾，言央於。聽次於耳也。

其民缺缺。

註：政教急疾；民不聊生，故缺缺，日以疏薄。○疏：察察，嚴速也。缺

缺，零落也。上好有為，為政迫遽，民遭其暴，故多零落也。夫治身亦宜虛忘寬簡，不得執心急速也。

兮福之所倚，

註：倚，因也。夫禍因福而生也，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，修善行道，則福來禍去。

福兮禍之所伏。

註：福伏匿於禍中，人得福而為驕恣，則福去禍來。○疏：倚，因也。匿，伏也。言悶悶則致福，察察則招禍，此之三事，近由一心，福則在於禍中，禍則伏在福內，其則不遠也。

孰知其極？

註：禍福更相生，誰知其窮極時也。

其無正。

註：無，不也，謂人君不正其身無國也。○疏：孰，誰也。福禍之徵起乎善惡，業既不定，報亦隨之，所以輪轉三塗，迴還六道，千變萬化，誰知其極乎。上士達人，志我濟物，體茲正道，悟彼重玄，不為禍福之因，故無禍福之報，故《莊子》云：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，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。今所以輪轉無極者，為其不懷正道故也。

正復為奇，

註：奇，詐也，人君不正，下雖正，復化上為詐也。○疏：奇，虛詐也。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，則執正為正，未能忘遣，不與實相應，故為虛詐也。

善復為祆。

註：善人皆復化止為祆祥也。○疏：縱為善者，猶執名言，既乖正理，適為妖孽，故《莊子》云：為聲為名，為妖孽也。○顧曰：設欲為善，乃為妖孽，名聲之善也。○節解曰：為人得道之福，不能守一，輒有驕盈，邪意復生也。

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御曰：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，其日固久矣。○節解曰：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，惑於邪偽，失福得禍，從來久遠，非獨今日也。○疏：言凡鄙之人，所以為妖為奇者，以其愚痴迷惑，其日固久，故抑乃無始，豈日今生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如是迷來久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

註：聖人行方正者，欲以率下，不以割截人也。○節解曰：方謂一之正道也，守之當堅，行之當久，無復以邪自傷割也。○疏：聖人體道方正，軌則蒼生，隨機引誘，因循任物，終不宰割，使從己也。此則舉聖戒，凡令其修學。

廉而不害，

註：聖人行康清，斂以化民，不以傷害民也。今則不然，正己以害人也。

○疏：妙體物境空幻，無可貪取非關，卓爾清康，避世之穢害也。斯則冷穢雙遣，貪康兩忘，不廉而廉，不穢而穢，故《莊子》云：大康不慄，又云：廉清不信。○節解曰：康謂氣之清也。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。

直而不肆，

註：肆，申也，聖人雖曲己從人，不自申也。○疏：肆，申也。素質雅正，體無邪飭，而曲從於物，不由己直，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一之功平，隨心委曲，不可以繩墨為正。

光而不耀。

註：聖人雖有獨見之明，常如暗昧，不以耀亂人也。○御曰：聖人善化，不割彼而為方，不穢彼而為康，不申彼而為直，不耀彼而為光，但修之於身，而天下自化。肆，申也。○節解曰：光謂神明流通，內潤形中，不須火燭為耀也。○疏：智慧光明，無幽不照，而韜光晦迹，不炫耀於物，忘其照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滑疑之耀，聖人圖而域之。

治人，

註：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。

事天，

註：事，用也。當用天道，順四時也。

莫如嗇。

註：音，愛惜也。治國當愛民財，不為奢秦，治身當愛精氣，不放逸也。○疏：天，自然也。式，法也。莫若猶無過也。言上合天道，下化黎元者，無過用無為至法也。

夫唯嗇，是以早服；

註：早，先也，服，得也。夫儉愛民財，則人安。愛惜精氣，則能先得天道也。○御曰：何以聚人？日財，故能檢愛，四方之人根負而至，早服事其君矣。服，事也。○疏：嘆此無為之法，獨能自利利他，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，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。

早服謂之重積德；

註：先得天道，是謂重積德於己也。○疏：重，深重也。積，累積也。言欲內制魔試，外伏遐藩，必須積行累功，其德深重，方可遠伏也。○御曰：聖人積德，四海歸食，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。克，能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奸邪伏匿者，皆由重一而積氣也。

重積德，則無不克；

註：克，勝也。積德於己，則無不勝也。○疏：克，勝也，亦得也，言累功行，其德深重，自利利他，無所喪失，內外制伏，無不獲勝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重一氣積，邪除病愈，故無不克勝也。

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；

註：無不克勝，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。○疏：能知相應理，無不契道深功遠，莫能知其窮極者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，莫知盡極，則其命長存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；

註：莫知己德有極，則可以有社稷，為民政福。○疏：既理無不契，則深遠無極，故以有國往民，為王侯化主也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註：國身同也，母，道也，人能保身中之道，使精氣不勞，五神不苦，則可以長久。○疏：既為帝王國主，慈育蒼生，視物如子，故云之母。德行雖高，功成不處，無為虛淡，故可長久矣。

是謂深根固蒂，

註：人能以熙為根，以精為蒂，如樹木根不深則拔，蒂不堅則落，言當深藏其氣，固守其精，無使泄漏也。

長生久視之道。

註：深根堅蒂者，乃長生久視之道也。○疏：根，本也。蒂，迹也。根能生蒂，以譬本能生迹，述而本日深根，本而進日固蒂，夫根不深則傾危，蒂不固則零落，只為根深所以長生，蒂固所以久視，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，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。視，照也。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

註：鮮，魚也。烹小魚者不去腸，不削鱗，不敢撓，恐其糜也。治國煩則下亂，治身煩則精散。○疏：烹，煮也。鮮，魚也。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，任置即自全，喻理國無為即太平，躁動則荒亂。

以道往天下，其鬼不神；

註：以道德居位治天下，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。○疏：莅，臨也。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，使邪魅之鬼不敢為妖孽之患也。○顧曰：神者靈效之謂也。以道居位臨理天下則太平，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，以道修身，則真照得一，得一之士，尸魄不靈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

註：其鬼非無精神也，邪不入正，不能傷自然之人也。○御曰：上言其鬼不神，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也，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。○疏：神，靈驗也。非

此鬼不靈驗也，但以福祐於人，不損傷於物。治身者，鬼以餽魅為義，即是擾動邪淫之心也。言以正道理身，餽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，縱使心動，即其真照，故不能傷行也。○節解曰：非謂鬼無神也，道在人身，故神不傷人也。

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註：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，以聖人在位，不傷害人，故鬼不敢干也。○御曰：鬼見神怪傷人者，由聖人有為失道故也。今鬼所以不見怪傷人者，蓋以聖人無為清淨故爾。○疏：諸本作亦字，張系及陸先生本作之字，然之亦二字相似，故作亦字，今用之。為是言非此鬼不傷物，但為聖人以道往位，能制伏邪惡，故鬼不傷害於人，力在聖理，故云亦不傷人也。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，以為聖智制伏，故雖動而不能傷寂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合，內無陰過，故鬼不能傷也。外無陽罪，故聖人不能刑也。人之行一，天神在外衛身，在里護形，元氣混沌，皆共治身。己之所行，上法於天，頭戴日月光明，星辰列宿皆在身中，精神呼吸，食玉英也。

夫兩不相傷，

註：鬼與聖人，兩俱不相傷也。

故德交歸。

註：夫不相傷者，則人得治於陽，鬼得治於陰，人得全其性命，鬼得保其精神，故德交歸焉。○疏：兩謂鬼處於陰，人處於陽，幽顯得所，不相傷害，而守其分，兩無偉閱，遂乃人施德於鬼，鬼恩惠於人，恩德往來，故交相親附也。理身者攝動歸寂，以成己行，既即動即寂，何所攝耶。今明不攝而攝，不應而應，非應之而應者也。

大國者下流，

註：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，不逆於細微也。

天下之交。

註：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。○節解曰：泥丸為大國，為小國，口承上，下灌丹田，丹田則地郊也。○疏：大國則萬乘之邦，郊，郭外也。之，往也。言大國虛容，譬於江海，江海處衆流之下，故百川競注，大國用道謙柔，故萬邦歸往，朝宗慕義，滿於郊郭也。本亦作交字，大國行謙，故與小國交會也。

天下之交牝，牝常以靜故勝牡，

註：牝者，陰類也。柔謙和而不唱。女所以能屈於男者，陰勝陽也。以其安靜，不先求也。○疏：天下之郊，迭前文以生後句也。牝雌靜也，牡雄躁也，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付而交會者，常用謙和雌靜，故能勝雄躁也。若用剛躁，則不能政也。是知治身治國，莫不以柔順為先也。

以靜為下。

註：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

註：能謙下者，則常取之。○疏：以，用也。下，謙遜也。取，攝化也。言聖人君臨大國，善用謙柔，故能攝化萬邦，遐邇款附，重譯來貢，不亦宜乎。

小國以下大國，則聚大國。

註：此言國無小大，能執謙畜人，則無過失。○御曰：大取小以為臣妾，小取大以為援助也。○節解曰：謂泥丸居上為大國，丹田處下為小國，行一之道，閉氣嚙液，下流丹田，液化為血，血化為精，精化為氣，胎息引之，還補其腦，推而引之，雲布四海，故上取下聚也。小國自知卑下，守分雌柔，聚於大國之中，欽風慕義也。

故或下而取，或下而聚。

註：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，小國以下大國，更以義相取也。○疏：或，不定，言小國用柔，故聚於大國之中，大國用下，故取得萬國之懼心。用下則同，聚取斯別，故言或也。

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

註：大國不失下，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，使為臣僕也。○疏：大國所以用謙者，更無餘意也，不過欲兼愛小國，小國用柔者，亦無餘心，不過欲入大國之中，慕德接事也。

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註：大國小國，各欲得其所，大國又宜為謙下也。○御曰：一求臣妾，二求援事，是兩者各求得其所，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，故云大者一宜為其下。○疏：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，各遂其心，雖復大小俱用柔和，而大宜偏行謙下，何者？夫物必以大輕小，未嘗以小陵大，故陵大者宜為下，此則高者抑之義也。○節解曰：兩者謂泥丸丹田也，泥丸欲氣升，丹田欲氣降，共成一神也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

註：奧，藏也。道為萬物之藏，無所不容也。○疏：道者虛通之妙理，衆生之正性也，奧，深密也，亦藏府也，言道生成萬有，囊括百靈，大無不包，故為萬物藏府也。

善人之寶，

註：善人以道為身寶，故不敢違失也。○御曰：善人知守道者昌，失道者亡，故寶而行之，而無息累也。○疏：修道善人達見真性，得玄珠於赤水，故

能寶而貴之。

不善人之所保。

註：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。謂遭患逢急，猶知自悔卑下也。○疏：保，守持也，流俗之耽滯物境，性情浮競，豈能守持也。

美言可以市，

註：美言者獨可於市耳，大市交易而退，不相宜善，美言美語，求者欲疾得，賣者欲疾售也。

尊行可以加人。

註：加，別也。人有尊貴之行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，未足以尊道也。○御曰：甘美其言，可以求市，尊高之行，可以加人，以況聖人，以甘善法味之言，尊高清冷之行，以化不善之人，亦如市賈之售，相率而從善矣。○疏：不善之人，心行澆薄，言多佞美，好為飾詞，猶如市井，更相覓利，又不能守弱偽謙，後身先物，方自尊高己行，加凌於人，不善之徒，言行如是，其於道也，不亦遠乎。

人之不善，奚棄之有？

註：人雖不善，當以道化之，蓋三皇之時，無有棄民，德化淳也。○御曰：不善之人，亦在德化而已，何棄遺之有乎？○疏：奚，何也，言聖道冥通，救物弘普，縱使衆生不善，何有棄心，慈救覆被，接濟無遺。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

註：欲使教化不善人也。○疏：既接濟無遺，宜設世之法，故立天子以統萬機，置三公而論道。調治陰陽，輯熙治政，意在舟航庶品，亭毒群生。自開闢已來，真君出世體道，權應而為帝王，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。

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註：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，故不如坐進此道也。○疏：拱璧，抱璧也。謂圓全大璧也。駟馬，一乘車也。古者召士，必先齋拱璧，後遣駟馬之車，言縱有高蓋全璧，富貴榮華，亦不如無為坐忘，修進此道，何者？夫修道可以長生，富貴適為大患，故廣成子云：人生處世，如雲翔空，氛藹俄爾，以此格量，不如遠矣。○顧曰：皎潔修名，謂之尊行，自尊於行者，可以加勝於人，殊非至也。○孫曰：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，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，夫道之出言，淡乎無味，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，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日求以得，

註：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不日日遠行求索，近得之於身也。○顧曰：無假遠索，日日求之，但行積於身，得之於心，玄悟在我也。

有罪以免耶？

註：有罪謂遭亂世闇君，妄行刑誅，修道可以解怨，免於衆邪也。鳩摩羅什等曰：迴向善道，以免諸惡。

故為天下貴。

註：道德洞達，無不覆濟，全身治國，恬然無為，故可為天下貴也。○御曰：道在悟不在求，不如財帛，可日日求而得之，故云不日求以得。既悟自無罪累，豈待有罪方求免耶？故可為天下貴也。○疏：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，何耶？只為不經一日，求之則得，此言悟者目擊道存，迷者累劫不會，假使無始以來，生死罪譴，一得還源，可以頓免，有此神力，不可思議，故為天下人問之所尊貴也。

為無為，

註：因循而成，故無所造作。○疏：妙契心源，不失真照，照達有為，即無為是也。故無為即為，為即無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為一者不為身也。

事無事，

註：不預設備，除煩省事也。○疏：事者色聲物境，一切諸事也。妙體真空，照不乖寂，雖涉事而無事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事一者不事人也。

味無味。

註：深思遠慮，味道之意也。○疏：味者染著之謂也，根塵兩空，色味雙寂，雖復取味而無滯也。

大小多少，

註：徠其戒令也。欲大反小，欲多反少，自然之道也。

報怨以德。

註：行善修道，絕禍於未生也。○御曰：於為無為，於事無事，於味無味者，假令大之與小，多之與少，既不越分，則無與為怨。若逐境生心，違分傷性，則無大無小，皆為怨懟。今既守分全和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。○疏：怨，懟也。報，償也。言無始以來，大小之罪，多少之業，今欲喊除頓償使了者，必須用前為、事、味等三種德心觀之，則三世皆空，萬法虛靜，物我冥一，何戀之有，故前章云：有罪以免耶，斯之謂也。

圖難於易，

註：欲圖難事，當於易時未及成也。○疏：圖，謀度也。難，罪報也。易，初心也。言欲謀度遣卻惡道之難者，必須觀察初心，既無作則無報也。

為大於細。

註：欲為大事，必作於小，禍亂從小來也。○御曰：肆情縱欲者，於為無不難，於事無不大，今欲圖度其難，營為其大，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，則是

於其易細也。○疏：細，小也，為巨釁者，本乎微小，此明欲滅惡果，先須遣因。

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

註：明上文所預圖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

註：處謙虛也。○疏：作，起也。夫天下艱難罪報，必起自易心，言一念初心，造業甚易也，故重考大殃，必起於小，從微至著，漸成巨釁，所以欲除惡報，先制初心。

故能成其大。

註：天下共歸之也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

註：不重言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輕諾者，失自矜之實也。○疏：此起喻也，諾，然許也。寡，少也。夫輕易許諾於人者，必少信實，後則貽於寡信之責。

多易必多難。

註：不慎患也。○御曰：輕諾許人，必寡於信，動作於易，後必多難。○疏：此合喻也。夫輕易許諾，則致寡信之責，亦猶輕易為罪，必招八難之重殃，故修道之士，應須凝重，不可輕率也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

註：聖人動作舉事，猶進退重難之，欲塞其源也。

故終無難。

註：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，由避害深也。○疏：猶，尚也。體道聖人實無難易，而尚難而不為，故無艱難之責，況在凡俗而縱情乎。此舉聖戒凡也。故郭注《莊子》云：聖人雖入火不熱，而未曾蹈火，又云：遠火非逃熱，即斯義也。

其安易持，

註：治身治國，安靜者易守持也。○疏：安，靜也，持，守也。言聖人靈府寂泊，未起攀緣，如此之時，甚易修守也。

其未兆易謀。

註：情欲禍患，未有形兆之時，易謀止也。○疏：兆，狀也。謀，圖也。其次雖起心緣取，而於境未有形狀，即宜攝心歸靜，於業未成，故易謀慮也。

其脆易破，

註：禍亂未動於朝夕，情欲未見於形色，如脆弱易破除也。

其微易散。

註：其事未彰著，微小易散去也。○疏：脆，虛軟也。猶如果瓜結實未堅，虛脆易破，初心起染，亦復如是，結業微淺，故易除也。

為之於未有，

註：欲有所為，當於未有萌芽之時，塞其端也。一疏：為，學也，言聖人修守常在，未有綠染之時，此解其安易持也。

治之於未亂。

註：治身治國，於未亂之時，當預閉其門也。○疏：亂者，謂結業以成，為業所牽，精神昏亂也。今萌心雖起染，於境未見，當爾之時，易為治理，此解其未兆易謀也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

註：從小成大也。○疏：夫百圍之木，生於毫微，喻三塗重疊，原乎一念，而以木為喻者，言木從小至大，遂能蔭蔽日光，譬染心從微至著，亦能覆蓋真性，若推此樹，起自虛無，即空而至，樹亦非有，四塵所成故也。煩惱為義，起自虛無，即空而言，亦非有也。

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

註：從卑立高也。○疏：層，猶級也。言九級之臺，起於一簣之土，喻九夜之禍，起乎一念染心，助諸學者，深宜戒慎。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註：從近至遠。○疏：河上本作千里，此言百仞。且七尺曰仞，夫陸百仞之高岑，發自初步。履八門之苦難，起自染心。前况方造未息。

為者敗之，

註：有為於事，廢於自然，有為於義，廢於慈仁，有為於色，廢於精神也。

執者失之。

註：執利遇息，執敵失身，堅持不得，推讓反還也。○御曰：凡情迷執，不能忘遣，動成執著，執者求得，理必失之。○疏：至道虛空，無為無執，凡情顛倒，有執有為，為即危亡，故言敗之，執乖實當，故言失之。

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

註：聖人不為華文，不為利色，不為殘害，故無敗壞。

無執，故無失。

註：聖人有德以教愚，有財以與貧，無所執藏，故無所失於人也。
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

註：從，為也。民之為事，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，奢泰盈滿，而自敗之。○疏：幾，近也。凡人從於有為之務，執心躁競，分別取舍，曾無遠見

，每欲近成，有始無卒，故多敗也。《書》云：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

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註：終當如始，不終懈怠。○疏：此戒慎學人，令道心堅固，終始如一，豈有敗乎，六度之中，終當第四也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

註：聖人欲人所不欲者，人欲彰顯，聖人欲韜光，人欲文飾，聖人欲質樸，衆人欲於財色，聖人欲於道德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；

註：聖人不眩晃為服玩，不賤石而貴玉。

學不學，

註：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，人學智詐，聖人學自然，人學治世，聖人學治身，守道真也。

復衆人之所過。

註：衆人學問反也，過本為末，過實為華，復之者，使反本實也。○御曰：聖人不求過分之學也。○疏：聖人靈照自天，不同凡智，了知諸境空幻，不見可欲之物，故於欲中，即不見欲相，既於欲不欲，何玉帛之可貴乎。又達真假無差，故能無學，學即不學，不學即學，不見學異不學異學，故《西升經》云：吾學無所學，乃能明自然。河上本作復，諸家作備，備，防也，衆人執滯有為，不能忘學，故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。

以輔萬物之自然，

註：教人反本實者，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。

而不敢為。

註：言聖人動作因循，不敢有所造為，恐離本也。○疏：輔，助也，導也。言一切衆生，皆稟自然正性，迷惑妄執，喪道乖真，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，引導令其歸本，但聖人窮理盡性，亦無為無不為也。今言聖人不為者，亦欲輔導群生，復被自然之理，故言不敢為也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竟

#1『亦無』二字脫，據道藏本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》卷十六補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古之善為道者，

註：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。

非以明民，

註：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。

將欲愚之。

註：將以道德教民，使質樸不詐偽也。○御曰：人君善為道者，非以其道明示於人，將導之以和，使歸復於樸，令如愚也。○疏：為道，猶修道也。言古昔善修道之士，實智內明，無幽不燭，外若愚時，不耀於人，閉智塞聰，韜光晦迹也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

註：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。○御曰：君將明道以臨下，人必役智以應上，智多則詐興，是以難理。○疏：治，理也，智，分別也。言衆生所以難治者，為心多分別，不能虛忘，故難化也。

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

註：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，必遠道德，妄作威福，為國之賊也。

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

註：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，則民守正直，不為邪飾，上下相親，君臣同力，故為國之福也。○御曰：若不用巧智之臣，但取純德之士，使偃息蕃魏，弄丸難解，自然智詐日薄，淳樸日興，人和則年豐，故是國之福也。○疏：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，既乖淳和，人同賊害，言無為至虛至靜，忘心遣智，尸居玄默，以斯御世者，其唯上德乎。以此格量，勝劣可見，治國既爾，身亦宜然。

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

註：兩者謂智與不智也，常能知智為賊，不智為福，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。○御曰：役智詐則害於人，任純德則福於國，人君能知此兩者，委任純德之臣，是亦為君楷模之法式也。○疏：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。能知智為賊，不智為德，則可為修身之楷模，治國之洪範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去智守愚，則病除氣盛，此治身之法式也。

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

註：玄，天也，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，是謂與天同德也。○疏：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，可謂深玄之大德也。

玄德深遠，

註：玄德之人深不可測，遠不可極也。

與物反，

註：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，萬物欲益於己，玄德欲施與人。○節解曰：謂一之深遠，乃在太清，降下絳宮，入子形中，物皆枯死，子獨長生，故與物反也。○疏：冥真契道謂之玄德，窮源極際謂之深遠，深遠之智，智乖於俗，故

與物反。

然後乃至大順。

註：玄德之人，與萬物反異，故能至大順，順天理也。○疏：順有兩種，一順於理，二順於俗，順理則契於妙本，頑俗則同塵降達。問曰：前言反物，後言順俗，則前反後順，文豈類乎。答曰：前言反者，此言明，不反而反，後言順者，亦不順而順，不順而順，順不乖反，不反而反，反不乖順，亦何所嫌也。問曰：經稱大順，順亦有大小乎。答曰：夫以順對違，雖順而小，今不順不違，而違而順，順不異違，違不乖順，所以出處語默，唯道是從，和光同塵，而恒順於理，不問順與不順，不順與順，一時皆順，是故無順無不順，而能順能不順，乃至非順非不順，故名為大順也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

註：江海以卑下，故衆流共歸之，若人民歸就王者也。○疏：王，往也。百谷，百川也。言江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，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。人能退身謙下，虛柔容物者，亦為蒼生之所歸往也。

故能為百谷王。

註：以其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。○疏：此結成其義，故經云：海為百川王

。

是以聖人欲上民，

註：欲在民之上也。

以其言下之；

註：法江海，處謙虛。欲令一切衆生，居己之上，所以言貌柔和，恒自謙下。

欲先民，

註：欲在民之前也。

以其身後之。

註：先人而後己也。○疏：欲令衆生在己之先，己所以退身居物之後，故經云：一切未得道，我常不有望，前則處下而反高，此則守退而翻進。

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

註：聖人在民上為主，不以尊貴虐下，故民戴仰不以為重。疏：聖人。恬淡無為，少私寡欲，處民之上為君，而使輕搖薄賦，無重勞也。又解云：聖人恩覃於萬物，故戴荷而不亂也。

處前而民不害。

註：聖人在民前，不以光明蔽後，民親之若父母，無有欲害之者。○疏：處物之前而為君主，遂使民歌擊壤，宇內清夷，利物弘多，而無損害。又解

云：聖德遐曠，百姓樂推，懷荷恩澤，豈敢傷害。

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

註：聖人恩深愛厚，視民如赤子，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，無有厭之也。

以其不爭，

註：天無厭聖人時，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。

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註：言人皆爭於有為，無有與吾爭無為者。○疏：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，只為善能謙和，不與物爭故也。既為順平等，是非永息，誰復與不爭者爭乎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

註：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，我則佯愚似於不肖也。○疏：河上本作肖，諸家云笑。笑者，老君體達自然，妙果圓極，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。何意得如此，只為接物謙和，不矜夸嗤笑，故致然也。○顧等曰：不與物同，故云不肖。言老君道尊德貴，誠可以為大，然則晦迹同塵，隱顯不測，不似智，不似愚，故言不肖。

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

註：夫獨名德大者，則為身害，故佯愚似若不肖，無所分別，無所割截，不賤人而自貴也。

若肖久矣，

註：肖，善也。謂辯惠也，若大辯惠之人，身自高貴，行察察之政，所從來久矣。

其細也夫。

註：言辯惠者唯如小人，非長者矣。○疏：獨猶聖德高大，故不夸笑於物，若其夸笑，久是群小也。河上云：肖者猶善也，言眾生不能履於善道者，皆為我大故也。獨猶驕慢，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，久當卑小謙退也。○顧等曰：大聖之人，故無所似也，若形有定質，智有常分，的有所似，則道有封執，此乃細碎之人，豈虛妙之大聖乎。

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

註：老子言我有三寶，抱持而保倚之也。○疏：老君所以聖德高大，獨不夸肖於物者，為歸依三寶，寶重而持之，故能然也。

一曰慈，

註：愛百姓如赤子。○疏：慈念蒼生，拔苦與樂，此道寶也。

二曰儉，

註：賦斂若取之於己。○御曰：慈則廣救，儉則足用。○疏：少欽知足

，守分不責，此經寶也。

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註：執謙退，不為唱始。○疏：謙偽柔弱，先物後己，退身度人，此師寶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，可持以生也。

夫慈故勇，

註：以慈仁，故能勇於忠孝。○疏：內蘊大慈，外弘接物，所以勇入三界，俯救蒼生。

儉故能廣；

註：天子身能節儉，故民日用廣大。○疏：諸法虛幻，合而不貪，儉素清高，故其德廣大。

不敢為天下先，

註：不敢為天下首先。

故能成器長。

註：成器長謂得道人也，我能為道人之長也。○御曰：慈儉之德，謙摛益光，推光與人，人必不厭，故能成神器之長也。○疏：只為勇救蒼生，退身度物，故居界外獨處玉京，為衆聖之長，降世則位居九五，為神器之尊。

今舍其慈且勇，

註：今世合慈七，為勇武也。○疏：合去慈悲，且好行剛勇。

舍其儉且廣，

註：合其儉約，但為奢泰。○疏：棄其儉素，而廣貪於物。

舍其後且先，

註：合其後己，但為人先。○疏：忘退後之心，趨進先之行。

死矣。

註：所行如此，動入死道。○疏：總結上三合，既乖三寶，適淪溺三塗，故言死矣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

註：夫慈仁者，百姓親附，并心一意，故以戰則勝敵，以守衛則堅固。○疏：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，士卒感恩，所以勝捷。內解：即是六根兵馬，對於六塵，不為塵沒，故獲勝也。又用慈守衛，百姓同心，是以牢固，內解：以慈心自守虛靜，則道心堅固，不可技也。

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註：天將救助善人，必與慈仁之性，使能自營助也。○御曰：以慈戰守，豈但人和，天道孔明，亦將救衛。戰勝，天救也。守固，天衛也。是皆以慈，故云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○疏：天尊大道，救度行慈之人，還用慈悲俯相

衛護也。故三寶之內，以慈為先，四等之中，用慈為首，是知慈之為義大矣哉。

。

古之善為士者不武，

註：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。○御曰：士，事也。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於德，故云不武。○疏：言古者善修道之士，靜退無為，不舍慈而為武勇也。

善戰者不怒，

註：善以道戰者，禁邪於胸中，絕禍於未萌，無所殊怒也。○御曰：事不得已，必須應敵，以慈則善，故不憑怒者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閉。和精，萬神喜悅也。○疏：善達前境虛幻，故能制敵於未萌，妙體違順兩空，是以無心喜怒也。

善勝敵者不爭，

註：善以道勝敵者，附近以仁，求遠以德，不與敵戰，而敵自伏。○御曰：師克在和，和則不爭。○節解曰：謂以口行一，萬鬼自伏，故曰不爭。○疏：不為塵染，名曰勝敵，既無喜怒，何所爭耶。

善用人者為下。

註：善用人自輔佐者，常為人執謙也。○疏：夫能行謙下者，必為物之所歸，故能役用於人也。

是以不爭之德，

註：謂上文為之下也。是乃不與人爭國之道德也。○疏：不與物爭，故能成己之德，此結善勝敵不爭也。

是謂用人之力，

註：身能為人之下者，是謂用人臣之力也。張曰：悅以使人，人忘其勞。○疏：謙下雌柔，不用於物，物又歸之而為己用，此結善用人為下也。

是為配天，

註：能行此者，德配天也。

古之極也。

註：是乃古之極要道也。○御曰：善勝是不爭之德，為下是用人之力，如此者，可以配天稱帝，是古之至極要道也。○疏：配，合也。天，自然。極，道果也。言善修道之士，妙體真空，達於違順，不與物爭，故能合至理之自然，契古始之極道，此總結也。

用兵有言：

註：陳用兵之道，老子疾時用兵，故托己設其義也。○疏：用兵謂權智，攝化衆生，亦是聖人用六根，涉於塵境。有言者有用兵之法，言在下文也。

吾不敢為主，

註：主，先也，我不敢先興兵也。

而為客。

註：客者和而不唱，用兵當承天而後動。○節解曰：上兵謂口也，下兵謂陰也。口言妄則自傷，故言謙讓也。輕用陰則喪精，故不敢為唱而為和也。

○疏：主者我身也，客者前塵也，言根塵兩空，物我俱幻，既無我身之能緣，亦無前塵之可染也。

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註：侵人境界，利人財寶為進，閉門守城池為退。○御曰：主有動作，則生事而貪。客無營為，則以慈自守，〔自守〕則全勝，生事則敗亡。進雖少，不能無事，退雖多，不失謙讓，故不敢進寸而退尺。○疏：進，取也，退，舍也。少以況無，多以況有也。既而境智雙遣，根塵兩忘，體玄中一，離彼二偏，故無無為之可取，亦無有為之可合也。

是謂行無行，

註：彼遂不止，為天下賊，雖行誅之，不行執也。○御曰：為客退尺，不與物爭，雖行應敵，與無行同也。○疏：既遣蕩有為，又洞忘境觀，故無以行為行也。

攘無臂，

註：雖欲攘臂大怒，若無臂可攘。○節解曰：攘臂所以表怒，善戰不怒，故若無臂可攘也。

執無兵，

註：雖欲執持之，若無兵刃可持用也。何者？傷彼之民，懼罪於天，遭不道之君，不忍喪之也。○御曰：執兵所以表殺，今以慈為主，故雖執與無兵同也。○疏：離形去智，故無兵可用也。

仍無敵，

註：雖歌行仍引之心，若無敵可仍也。○疏：物境空幻，無敵可因。

禍莫大於輕敵，

註：夫禍亂之害，莫大於欺輕敵家，侵取不休，輕戰貪財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自恣交接者，則有喪禍之灾。○疏：輕，凌侮也，敵，前境也，輕染諸塵，致三塗之報，故成大禍。

輕敵則幾亡吾寶，

註：幾，近，寶，身也。欺輕敵家，近喪身也。○節解曰：寶謂精氣也，輕敵數戰，則亡失精神也。○疏：幾，盡也，寶則前章三寶也。合慈而勇謂之侮敵，招於巨釁，故盡喪三寶也。

故抗兵相加，

註：兩敵戰也。

則一及者勝矣。

註：哀者慈仁，士卒鈴遠於輕敵也。○御曰：抗，舉也。兩國舉兵相加也。○疏：若，當也。哀，慈也。抗，舉也。言根塵相逼，舉眼色等相當也。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，則能使兩忘物我，清淨一切，諸法，皆成勝妙之境也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

註：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，約而易行。○疏：吾言即前章是也，所言非此則易知也。行無行相甚易行也。

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註：人惡柔弱，好剛強也。○疏：莫，無也，老子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，無能知至言虛妙，依教而行之也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

註：我所言有宗祖根本，事有君臣上下，世人不知者，非我之無德，心與我返也。○顧曰：宗，本也。君，主也。言雖殊塗，同本虛無，事雖異趨，同主靜樸。○蔡曰：言以無言為宗，事以無事為主。○御曰：言者在理，得理而忘言，故言以無言為宗。事者在功，功成而不宰，故事以無事為君。○疏：言，經教也，君，天子也。言教雖廣，宗之者重玄，世事雖煩，統之者君主，舉此旨要以表 易知也。

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註：夫唯世人無知，是我道德之闇昧，不見於外，窮微極妙，故無知也。御曰：夫唯世人無了悟之知，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。○疏：不我知，猶不知我也。唯彼衆生無知頑鈍，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

註：希，少也。唯達道者乃能知我，故為貴也。○疏：凡情浮淺蒙昧者多，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。則，法則也。依我經教則而行之，證於聖果所為貴。

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註：被褐者薄外，懷玉者厚內。匿寶藏德，不以示於人也。○御曰：被褐者，晦其外。懷玉者，明其內。故知我者希也。○節解曰：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，衣皮帶毛，含一抱元，不貪官爵，內養神明，以精為玉，以氣為金，故能變化升入紫宮。○顧曰：褐者粗賤之服，玉是精貴之寶。凡庸之人，心實不知，外假明哲，羊質虎皮，是乃德之病。○疏：知於聖言，則於聖教，行解具足，故成聖人。褐是野人之服，玉是珍貴之寶，外迹同塵，被褐也。內心虛靜，懷玉也。懷玉也，迸處俗而恒真；被褐也，心虛凝而接物。

知不知，上。

註：知道言不知，是乃德之上。○疏：聖人妙契重玄，迹不乖本，洞忘虛遠，知則無知，至本虛凝，故稱為上。故《莊子》云：孰知子之不知耶，吾惡乎知之也。

不知知，病。

註：不知道而言知，是乃德之病。○節解曰：謂不明於道，但明於俗，不知食氣而知食味，故病也。○疏：自本降迹，無知而知，涉事救苦，故稱為病。

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註：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強知之病，是乃不自病也。○疏：聖人無知識之疵，而凡庸有分別之病，為病衆生之病，所以同凡說法演教，志存救溺，既而不病而病，病而不病，故云不病也。

是以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註：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，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，以悲人也，故不自病。夫聖人懷通達之智，托於不知者，欲使天下質樸忠正，各守純性。小人不知道意，而妄行強知之事，以自顯著，內傷精神，減壽消年。○顧曰：凡庸之人妄執強知之病，以自分別，往而不返，良可嘆息。其唯聖人真知妙本，洞遣言教，獨能以其慈仁，哀憫衆生強知之病，蓋以其自無病也。○疏：聖人能虛寂兩忘，境智雙遣，玄鑒洞照，御氣乘雲，本迹虛夷，有何病累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竟

道德真經註疏卷之八

吳郡徵士顧歡述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

註：威，害也。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，大害謂死亡也。畏之者，當保精養神，順地承天也。○疏：威謂威刑，即諸經戒科目是也。大威即三塗惡趣，北都羅酆之刑法也。言凡夫不憚經戒，妄造諸惡者，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。

無狹其所居，

註：謂心居神，常當寬柔，不當急狹也。○節解曰謂無狹，健在俗間，深山廣澤，可養性也。○御曰：無狹者，除情去欲，使虛室生白也。

無厭其所生。

註：人所以生者，以有精神，精神托於空虛，喜於清淨，若飲食不節，忽道念色，邪辟滿腹，為伐命散神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厭生死者，故行一愛氣，惜精為生之寶。○御曰：身所生者，神也。無厭者，少私寡欲，使不勞倦也。盧曰：所生謂神也，心靜而神安，心躁而神去。○疏：厭，舍也。狹，局也。居，安處也。所生，心也。言修行道人，必須處心無系，不得域情狹劣，厭離所

生，何者？夫身雖虛幻，而是受道之器，不用耽愛，亦不可厭憎，故耽愛則滯於有為，厭憎則溺於空見，不耽不染，處中而忘中，是真學道者也。

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

註：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，洗心垢濁，淡泊無欲，即精神居之不厭也。

○疏：唯彼所修之境，非空非有，故能修之。智亦不愛不憎，境智相符，是以不厭也。

是以聖人自知，

註：自知己之得失。

不自見；

註：不自顯見德美於外，藏之於內。○疏：智符道境，了達真源，故自知也。四大假合，坐忘墮體，故不自見。

自愛，

註：自愛其身，以保精氣。

不自貴。

註：不自高貴，榮名於世。○疏：保養真性，不輕染，故自愛也。謙卑靜退，先物後己，不自貴也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註：去彼自見自貴，取此自知自愛。○疏：去彼自見自貴，取此自知自愛，欲示物鑒戒，故寄去取而為言也。

勇於敢則殺，

註：勇敢有為，則殺身矣。○節解曰：謂貪為交接陰陽，欲得快心，生往死還，此日勇也。輕道慢神，則致身夭，此日敢也。二者皆自殺也。

勇於不敢則活。

註：勇於不敢有為，則活其身也。○疏：勇，猛進也。敢，果次也。殺滅，死也。活，長生也。言進心果次，貪於世事，則死滅，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，即長生也。

此兩者，

註：謂敢與不敢也。

或利或害。

註：活身為利，殺身為害。○疏：或，不定也。兩謂敢與不敢也。言進心不敢則長生，故利。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，故害也。

天之所惡，

註：惡有為也。

孰知其故？

註：誰能知天意天，故不敢犯也。○疏：天然之理，福善禍淫，推窮報應，莫知其宰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註：言聖人之明德，猶難於勇敢，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。○節解曰：謂天常惡其勇敢，愛其怯弱，含生愛氣，誰知天意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註：天不與人爭貴賤，而人自畏之。○節解曰：天道貴和也。○疏：自然之道，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，必獲勝善報也。

不言而善應，

註：天不言，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。○御曰：天何言哉？福善禍淫，曾無差忒，故云善應。○疏：禍福之報，其猶影響，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。

不召而自來，

註：天不呼召萬物，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。○御曰：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己，然物不能違，自來順天命爾。○疏：善惡報應，隨其行業，不待呼召而必自來。

禪然而善謀。

註：譚然，寬大也，天道雖寬博，善謀慮人事，修善行惡，各蒙其報。○疏：謀，計數也。言幽途之理，無勞言說，而善能計算功過，毫分無失也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註：天所羅網，恢恢甚大，雖則疏遠，若司察人善惡，無有所失。○疏：恢恢，寬大也。網，憲法也。言天尊自然之網，甚自寬大疏遠，而業無大小，功過酬報，無差失也。○孫曰：所謂不言而善應者，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。明夫善應者，不在多言也。○盧曰：寂寞無聲，故曰不言有感則報，故曰善應。

民常不畏死，

註：治國者刑罰深酷，民不聊生，故不畏死也。治身者，嗜欲傷神，貪財殺身，而民不知畏也。

奈何以死懼之？

註：人君不寬其刑罰，教人去其情欲，奈何設刑法，以死懼之乎。○疏：此斥凡情迷執深重，貪逐前境，不憚死生，雖復經戒嚴明，曾無恐懼，故發奈何之嘆，深哀痛之。○節解曰：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欲，聞善不修，知惡不改，何識益乎。

若使民常畏死，

註：當除己之所殘尅，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。

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矣？

註：以道教化，而民不從，反為奇巧詐偽，乃應王法執而殺之，孰敢有犯者。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。○御曰：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，不敢溺情縱欲，常畏於死，而獨為奇詐者，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，孰敢即殺？故下文云。○疏：貪欲之心，日生奇詐，堅執顛倒，遂以為常者，冥司捕獲，執而殺之，風刀考楚，經文明證，若有性識之夫，誰復造罪耶。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註：司殺者，天居高臨下，司察人之過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者是也。○御曰：如此奇詐之人，天網不失，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。○節解曰：謂口也，在口左為司陰，口右為司殺，人有陰過，則司陰白之於上天，考人魂魄，人有惡言，則司殺白之於司命，司命記之，罪滿則殺之也。○疏：此刑網自有宰牧，即三官九署，百二十曹，北都羅酆，泉曲之府，八難五苦，各有司存。

夫代司殺者，是謂代大匠斲。

註：天道至明，司察有常，猶春生夏長，秋成冬藏，斗柄運移，以節度行之，人君欲代殺之，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，乃勞而無功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天道賞善罰惡，治人之身，若大匠作器，善者則成，惡者則敗也。

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乎。

註：人君行刑罰，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，方圓不得其理，還自傷其手。代天殺者，失其紀綱，不得其紀綱，則反受其殃也。○御曰：人君任刑，代彼司殺，豈唯殘害百姓，抑亦自喪天和。○疏：衆生造業，各招其報，刑罰苦楚，自有冥司。無識之人，師心專輒，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，何異庸拙之士運斤。夫拙士運斤，工非其任，豈唯所作不成，抑亦反傷其手，強代司殺，其義亦然，非徒濫職，翻獲其釁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治身各有優劣，若工匠斯器而有巧拙，巧者則器成形，拙者則少不自害也。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

註：民之所以饑寒者，以其君上食稅下大多也。○疏：饑謂內無道德也，上，心也，心為五藏百行之主也，故稱為上。稅，聚斂也。食，滋味也。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，為心緣前境，多貪滋味故也。○節解曰：饑謂氣不足，氣所以不足者，坐口嗜美味也。食多謂實畜積為僻，故防禦百端也。

是以饑。

註：是以民皆化上為貪，叛道違德，故饑也。○疏：結前義也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上有為，

註：民之不可治者，以其君上多欲，好有為也。○疏：所以百行馳騖，紛

然難理者，只為心貪有為故也，心若無為，則諸行易治也。是知‘萬境唯在一心。

是以難治。

註：是以其民化上有為，情偽難治也。○節解曰：百姓謂百脈也，所以盈縮不和平→由口不含一，唇干液竭，故脈失精泄也。

人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

註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，以其求活之事太厚，貴利以自危也。○疏：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，以其迷順顛倒，未能悟達，不知物我俱幻，即生即死，生既多貪，六塵厚資四大故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所以不顧歡其死者，由養形太厚，恣其口腹，失其生道，故死也。

是以輕死。

註：以其求生太厚，故輕入死地也。

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註：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，爵祿不干於意，財利不入於心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則賢於貴生也。○疏：賢，善也，玄悟之士，非色滅空，咯焉坐忘，而生無生相，是以羶躁榮利，厭穢風塵，故獨不以生為者，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夫獨能憂生於未生，憂形於未形，但念無為，舍自然者，此乃為賢貴道，安其生也。

人之生也柔弱，

註：人生含和氣，抱精神，故柔弱也。

其死也堅強。

註：人死和氣竭，精神亡，故堅強也。

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

註：和氣存也。

其死也枯槁。

註：和氣去也。○疏：言人生存有命，則諸節柔弱，及其死也，則骨肉堅強。草木之類，生時軟脆，及其死也，條柯枯槁，所以生而柔軟者，和氣存也。死而堅強者，和氣離也。舉此有識為辯，其勝劣者也。

夫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註：以其上二事觀之，則知堅強者死，柔弱者生也。○疏：徒，類也，是知行剛強者，乖於和理，故與死為徒。行柔弱者，順於和氣，故與生為徒。此合喻也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註：雖強大之兵，輕戰樂殺，毒流怨結，衆弱為一，強故不勝也。○節解

曰：兵謂口也，口強為人所窮，陰強為女所侵也。○御曰：生之柔弱，和氣全也。死之堅強，和氣散也。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，為強梁者亡身失生也。

木強則共。

註：木強大，則枝葉共生其上。○疏：兵謂三業六根也。言人縱恣六情，強暴前境，而食取無厭者，必遭重殃大禍，故不勝也。譬樹木粗強，故枝條共壓其上，亦猶梁棟宏壯，故椽瓦壓其上也。

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註：興物造功，大木處下，小物處上，天道抑強扶弱，自然之效也。○節解曰：謂髮以柔弱，為人所戴，體骨堅強，為人所勞。○疏：堅強之木居下，柔弱之條處上，故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，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

註：天道杳邈，舉物類以為喻也。○御曰：天道玄遠，非喻不明，故舉張弓以彰其用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

註：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，乃可用耳。天抑高舉下，損強益弱，天之道也。○疏：舉下使高，抑高令下，高下調適，方可運箭，傲慢有餘者，必招損敗，和不足者，與其福善，天道如是，故似張弓。

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

註：天道損有餘而益謙，言天道常以中和為上。○疏：福善禍淫，自然之理，仍前生後，重出此文。

人之道則不然，

註：人道與天道反。

損不足，奉有餘。

註：世俗之人，損貧以奉富，奪弱以益強。○御曰：天道平施，哀多益寡，人則違天，翻損不足者也。○疏：人間世道好行浮偽，趨勢競利，違天背理，割損貧賤之不足，供奉富貴之有餘。

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

註：言誰能居有餘之位，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，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。○疏：孰，誰也。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，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，故下文云聖人不積。而言奉者，示謙也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

註：聖人為德施惠，不恃望其報。

功成不居處。

註：功成事就，不處其位。○御曰：推功於物，不處其成。

其不欲示賢。

註：不欲使人知己之賢，匿功不居其榮名，畏天損有餘也。○御曰：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，蓋不欲令物見其賢也。○疏：體道聖人常善救物，雖復財德兩施，而不恃其勞，有大至功，而功成不處者，意在攝謙退己，推功於物，韜光晦迹，不欲示己之賢能。

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，

註：言水柔弱，圓中則圓，方中則方，壅之則止，次之則行。○張曰：以為天下萬事，凡事不同，以柔弱言之，莫過於水，以喻道行謙柔和綽，隨物通生，浸潤如水也。

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勝，

註：水能壞山推陵，磨鐵消銅，莫能勝水而成功也。○疏：物性柔弱莫過於水，天下堅強莫先金石，然水雖柔弱，利用無窮，攻擊堅強，莫在先者，無為破有，其義亦然。○節解曰：水者內，即口中津液也。漱而嚥之，則能攻邪破惡，徹於骨髓，若麴蘖之消米方藥，無復能先也。

其無以易之。

註：夫攻堅強者，無以易於水也。○御曰：以堅攻強，二堅俱損，以柔制強，則強損柔全，故用攻堅強，無以易於水也。○疏：言水能攻堅，百王不易之事，無為破有，萬代不刊之術。

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

註：水能滅火，陰能銷陽。舌柔齒剛，齒先舌亡。

天下莫能知，

註：知柔弱者久長，剛強者折傷。

莫能行。

註：恥卑謙，好強梁。○節解曰：謂人含精飲氣，統御血脈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○疏：水能攻於金石，故知柔弱勝於剛強，此乃愚智同知，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。

故聖人言：

註：謂下事也。

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

註：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，若江海不逆細流，即能長保社稷，為一國之君主也。○御曰：引萬方之罪，是受國之垢濁。稱孤寡不穀，是受國之不祥。其德如此，則社稷有奉，故天下之人歸往也。○疏：國，邦域也，垢，辱也。言體道之士，處於人世，謙退柔弱，達於違從，身受屈辱，不與物爭，故堪為社稷之主，以牧蒼生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形以左魂為社，右魄為稷，御一氣，以

為君主也。

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註：人君能引過自與，代民受不祥之殃，則可以王天下也。○節解曰：國謂形也，言一出入脾中，化滓變液，去故受新，以養五神，故王於藏府者也。○疏：不祥，猶不善也。言聖鑒虛通，達於善惡，若有不祥之事，輒自責躬，引過歸己，此可為天下君王也。昔成湯自翦千里來雲，即其事也。前言社稷可寄諸侯，後舉天下宜屬天子。

正言若反。

註：此乃正直之言，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俗人所欲者，以鮮潔為尊，香美為上，而道以受垢為主，處下為王，言一與人反也。○疏當理正言，似如反俗，何者？俗皆好美好榮，而今乃受垢不祥，故若反也。而言若者，欲明不反而反，雖反不反，恒順於俗，不反而反，順俗而真，欲示反不定反，故加若也。上文云玄德深遠，與物反，然後乃至大順，即其義也。

和大怨，

註：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以相和報也。○御曰：與身為怨慧之大者，情欲也。和，調和也。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，使無情欲，故曰和大怨也。

必有餘怨。

註：任刑者失人之情，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。○御曰：立教化人，不能無迹，斯迹之弊，還與為怨，故曰必有餘怨。○疏：怨，慧也。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，言行人雖舍有無，得非有無，和二邊為中一，而猶是執玄，未體於玄理也。此雖無待，未能無不待，此是待獨，未能獨獨，故有餘對。

安可以為善？

註：言一人呼嗟，則失天心，安可以和怨為善。○御曰：既有餘怨，則不可為善。○疏：安，何也。言雖遣二邊，未忘中一，故何可盡善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口也，言唱必有和，人能行道，道來應之，唱人以善，善人和之，則無有餘怨也。今時之人，好行邪想，邪想從之，呼召邪鬼，鬼來應之，唱人以惡，惡人和之，安能得為善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

註：古者聖人執左契，合符信也。無文書法律，刻契合符以為信也。

而不責於人。

註：但刻契為信，不責人以他事也。○御曰：左契者，心也。心為陽藏，與前境契合，故謂之左契。聖人知立教則鈴有迹，有遠則是餘怨，故執持此心，使令清淨，下化於人，則無情欲，不煩誅責，自契無為。○疏：契，信也，合也，左，陽也，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，能使俱會，出茲四句，離彼百非

，故得久視長生義。言執左契，此則不執而執也。猶如帝王握於左契，所以微攝萬機，聖人妙契環中，故能匡御億兆，而言不責者，雖復匡御衆生，而忘其德，芻狗百姓，故不責其恩。○節解曰：左契，陽德也，言聖人不和大怨，但自修德，不行責過於人。

故有德司契，

註：有德之君，司察契信而已。

無德司徹。

註：無德之君，背其契信，司民所失。○疏：司，主也，徹，迹也。妙契不執浴言，無德之君，猶滯筌蹄，未能洞遣，迹既不泯，故言司徹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行道德，司命賜算，人行其惡，同殺徹其籍，此之謂也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註：天道無有親疏，唯與善人，則與司契同也。○疏：天真之理，何有親疏，上善之人，自然符會，即向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也。

小國寡民。

註：聖人雖治大國，猶以為小，示以儉約，不為奢泰。人民雖衆，猶若寡乏，不敢勞役也。

使有什伯，

註：使民各有部曲什百，貧富貴賤，不相侵犯也。

民之器而不用；

註：器謂農人之器也，而不用者，不徵召奪民良時也。○御曰：什，伍也。伯，長也。此章明人含淳和，無所求及，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者，亦無所用也。○疏：國，域也，心住空，故言小國，即小乘寡欲之行，器即什惡兵器也，根雖有六，用乃不窮，言什伯者，舉其大數，而不用者，言靜息諸根，不染塵境也。○節解曰：小國謂形中，什伯謂五藏。心與腎為什，肝與肺為伯，閉口行氣，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。

使民重死，

註：人君能為民興利除害，各得其所，則民重死而貴生。

而不遠徙。

註：政令不煩，則民各安其業。故不遠遷徙，離其常處也。○御曰：少思寡欲，不輕用其生，敦本無求，故不遠遷徙也。○疏：諸行重靜，知足守分，故得終其天年，而不遠遂前境也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

註：清淨無為，不作繁華，不好出入游娛也。○疏：舟輿謂三乘教法也，舟在於水能濟渡，喻教能舟航萬物，度於生死海也。故《西升經》云：久曠

生死海，隔絕貪愛流。輿處於陸能輪轉，喻教能轉凡成聖，得理忘言，故能遣教而不用也。

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

註：無怨惡於天下也。○疏：雖有身心兵甲，車體坐忘，物境既空，何所陳說，此一句覆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

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註：棄文反質，信不欺也。○御曰：舟輿所以利遷徙，甲兵所以徇攻戰，兩者無欲，故無所乘陳。反樸還淳，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人有道氣自流行，為形中之用，如結繩之信也。○疏：既虛心證理，舍教忘筌，故寄結繩，示其反本，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。

甘其食，

註：甘其蔬養，不漁食百姓。○疏：味至道也。

美其服，

註：美其惡衣，不貴五色也。○疏：德瑩身也。○節解曰：謂甘食其氣，美服其道也。

安其居，

註：安其茅茨之居，不好文飾之屋。疏：所在皆安，動而寂也。

樂其俗。

註：樂其質樸之俗，不轉移也。○疏：和光人世，寂而動也。○節解曰：謂安形樂神，抱腹而歌吟也。

鄰國相望，鷄狗之聲相聞。

註：相去近也。○疏：鷄以司晨，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，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，此之言教近證一心，故言相聞也。

民至老不相往來。

註：其無情欲也。○節解曰：鄰國者，兩耳也。兩耳相望，保其安也。使神氣各有所守，不來往相干，故至老常能聰明也。○疏：會理體真，即俗即道，不從生死而來，亦無道境可往，二域既一，故不相往來，二際無際也。

信言不美，

註：信言者，實言也。不美者，樸且質也。○御曰：信言，聖教也。信實之言，不齟於俗，故不美也。

美言不信。

註：美言者，滋美之華辭。不信者，飾偽多空虛。○御曰：美言者，世教也。甘美之言，動合於俗，故不信也。○疏：信，實也。美，浮艷也。言上德之人，冥真契道，所說言教，實而不華，浮艷之言，俗中小說，既乖至理，所

以不信，故莊云：犬不以善吠為良，人不以善言為賢也。○節解曰：謂信道言者，則不美於俗事，美俗事者，則不信於道言也。

知者不博，

註：知者謂知道之士，不博者，守一元也。

博者不知。

註：博者多見聞也，不知者失真要也。○御曰：知者了悟也，博者多聞也。○疏：知道之人，忘言絕學，所以不博。博學之士，耽滯名教，所以不知。故《西昇經》云：世人徒知有天地萬物，不知己之所由生也，是大不知。又云：子能知一，萬事畢。《莊子》云：文滅質，博溺心。

善者不辯，

註：善者以道修身也，不辯者，不文彩也。

辯者不善。

註：辯者謂巧言，不善者，舌政患也。土有玉，掘其山，水有珠，濁其泉，辯口多言亡其身。○疏：辯，別也。善體至道之人，指罵天地，故無可分別也。且儒墨是非，堅執分別者，良由未證善道故也。

聖人不積，

註：聖人積德不積財，有德以教愚，有財以施貧。○御曰：積者執滯言教，有所積聚也。聖人了言忘言，悟教遣教，一無執滯，故云不積也。○疏：積，聚也。言聖人有財惠物，有德教人，故不積也。

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

註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，而財益多，如日月之光，無有盡時也。○疏：既，盡也。為，施化也。言己所有道德，盡持教人，心無鄙怯，德彌高遠，故言愈有，此德施也。己所有財寶，盡持施散，而果報彌多，故云愈多。此財施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

註：天生萬物愛育之，令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。○疏：天然之道，生成萬物，利益弘多，有何損害。

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註：聖人法天，無所施為，化成事就，不與天下爭功名，故能全其聖功也。○疏：聖人上德，法道虛通，施為至教，化被群品，謙以自牧，成功不居，推功於物，故云不爭。○張曰：所言有舟輿無所乘之者，且無為之世山無蹊蹺，澤無舟梁，本絕往來，何所乘用。又曰：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○顧曰：兵以討逆，武以靜亂，上既行道，下乃好德，自然從化，何事陳兵。

道德真經注疏卷卷之八竟

